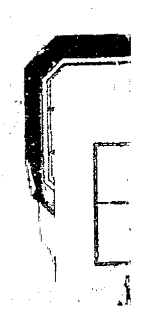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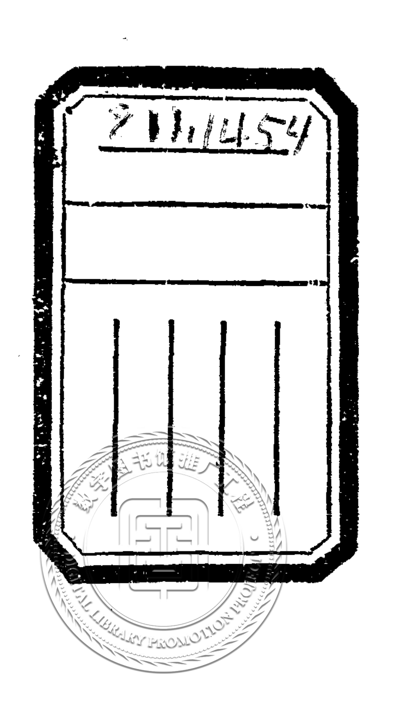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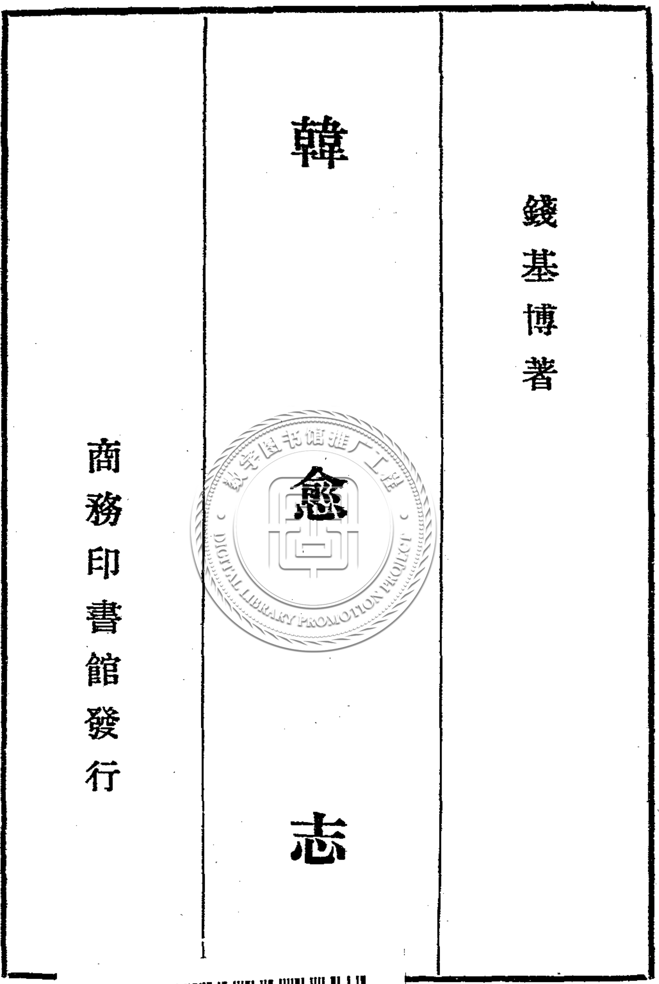
錢基博著

韓愈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錢基博著

韓愈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敍目

昌黎韓愈崛起中唐，世稱文宗，伯代所仰。然余讀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方髫年肄誦及此，何嘗不慨慕愈爲人，徘徊往復，偉其議論文章！旣而齒差長，聞見稍廣，讀唐宋人雜記，其中有涉愈者，微言諷刺，不少概見；而知言行之覈，相符實難；而愈之過不彰！又讀陳子昂、元結、獨孤及、蕭穎士、李華諸家文，上承齊梁浮靡之習，始湔除繁濫，矯以疏樸。而舊唐書愈傳亦言：「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蓋獨孤諸公之於愈，如陳涉項羽之啓漢高焉！而知文章之變，其漸有自；而愈之名獨盛！誠竊歎知人論世之難！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蓋愼之也！因就視記所及，自新舊唐書旁逮唐、宋、元、明、淸諸家文集及稗官野記之屬，其有片言隻字及於愈者，靡所不畢采，互勘本集以驗其信；旁涉詭聞以博其趣，成爲是志，凡六篇：曰古文淵源篇第一。韓愈行實錄第二。韓愈佚事狀第三。韓友四子傳第四。韓門弟子記第五。而殿以韓文籀討集第六，獨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幾盡古文之流變，明韓氏之功罪。然韓氏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襲。」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誠非己出之難，而鎔裁之難！會稽章實齋言：「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已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爲言之無徵！無徵，

且不信於後也！——此明文史之所以異！而吾志，則史之流也。嘗讀太史公書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己出。班氏襲用史記，微有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神明變化，何嫌剽襲！涇縣包愼伯自謂所作谷阿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以文筆蕪靡不及其意而一加潤色，又恐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曾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未嘗不有味乎其言！僕駑劣不文，無能爲役，而鎔裁成書，別出機杼，文詞儘非己出，神明依然。故吾昔賢可作，儻不以剽襲爲譏乎！

自宋有呂大防文公集年譜一卷，程俱韓文公歷官紀一卷，洪興祖韓子年譜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韓集譜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編，曰韓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興祖譜，且撰擧正以考其同異，凡十卷。諸家之書具在。獨佚樊汝霖志及年譜注。而留耕王氏伯大倅劍南時，取樊氏志及年譜注，與洪氏興祖年譜辨證參附正集本文之下，輒亦得窺崖略。斯以考韓愈之行實者備矣！而穜有待於吾之一志者。誠以諸家之於韓愈，如孔穎達之疏五經，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違，曲相彌縫；春秋爲賢者諱之義也。而吾之志愈，美惡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則史；此所以

別出諸家而自成一書！顧或者謂：『神之與怪，尼父不語。而吾子載筆，乃云：東阿夢託，仲卿序其文。金甲降神，愈願從之討。弄玉不死，種嫁於下賢。神君遷都，屬記有長吉。凡此之類，事出不經，儒者所羞道，而言之無怍，徒長巫風，無裨監戒！』是誠不然竊謂鬼神德盛，著稱中庸。明鬼有篇，亦見墨子。一切心造，何幻不眞。在我儘斥曰迷信，古人自徵其實有。儻必執我之所不悅，而武斷古人之所遇，擯絕之而不書，寧所以昭實錄！所以左氏春秋，不廢神鬼；亦以典籍攸徵，未可以意廢削。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仍其舊錄，按而不斷，其信其否，付之讀者。匪云神道設教之義，庶幾史家傳疑之旨。曰信其有，匪我思存也！或又謂：『房喬晉書，修陳瑣聞，比於小說，鄙俗所憙；君子譏之，謂未識大也。吾子旁摭稗官，好爲詭誕，寧曰文人之好奇，無乃詒譏於不賢歟？』則又不然！伊古人物，臧否何常。大節攸關，庸存矯飾。性情所繫，或驗細端。學書學劍，已覘項王之雄。負我負人，足徵阿瞞之悖。昔在顧虎頭圖寫特妙；而爲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迺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繪事如此，文亦有然。於戲！此稗官識小所以不廢，而君子觀人必於其微也！然而援引所及，必明據依。採摭攸存，不廢僞託。子厚龍城之錄，劉斧青瑣之議，雖論者斥其嫁名，而宋賢已見援據，亦徵傳說之有自，而采

葑菲所不棄焉！

昔孔子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約其辭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學者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著二百四十年本末，成左氏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僕纂韓愈志既卒篇，纏采唐、宋、元、明、清人文集劄記之論文及於韓愈者，成附錄；曰序之屬，跋之屬，考論之屬，書之屬，雜記之屬，別寫爲目，部居類次，以資參考。其中讐訂板本，參證行事，取與吾志之言相爲經緯，以拾遺補闕，明一家之學；如左氏春秋之有外傳焉！於戲！會稽章實齋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余故備集睹記，不憚煩瑣，利鈍畢著，義蘊究宣矣！

昔裴丞相與皇甫湜書，論唐中葉以前文家，而於韓愈獨致貶詞。又寄李翺書曰：『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韵也。昌黎韓愈恃其捷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而愈之名作，莫如淮西一碑，然柳宗元駁之曰：「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

右弼，』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又以碑文歸美裴相時論不平。憲宗磨之以命段文昌而與愈並世，文章有名者，則有裴相、段文昌、權德輿、元稹、劉禹錫之流，上承燕許，力摹漢京，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單字複誼，襍廁相間，其勢不如愈雄，而好整以暇，別饒風致。故知愈在當日，未能俯視羣流也！徒從日盛，遂稱宗師。而明之何大復乃曰：『古文之法亡於韓。』譽者不免溢量，訶者亦未爲允！平情而論，近推餘杭章炳麟氏。其言曰：『北朝更喪亂久，文章衰息，浸已紬於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爲大師，終不近。會江左文體亦變。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蕃色，其質素醜，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陵夷至於唐世，常文蒙雜，而短書媟慢，中間亦數改化，稍稍復古以有韓柳，自任雖夸，顧其意豈誠薄齊梁耶！有所歆於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軼麗，而祇黨莽不就報章，欲因素功以爲絢乎？自知雖規陸機，摹傅亮，終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趨彼耳！』與人論文書 則是韓愈善用北人之所長也。炳麟又曰：『北方流勢本擁腫也，削而襲之，大分不出後漢。碑誄尤近。與人論文書 退之石刻轉益瑰怒。而宋世效韓氏爲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天放樓文言序 則是韓愈不廢東京之造辭也。獨抒偉議，抉發利病，信足以破門戶

之拘墟，而闡韓文之閫奧！徒以造論有主，不爲韓發，採摭所及，遂從蓋闕。掇其緒論，以當拾遺云爾！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無錫錢基博序記。



韓愈志

古文淵源篇第一

古文者，自韓愈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曾國藩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序目曰：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曰：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東漢而還，文章日趨於縟綺；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更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隋書李諤傳請革文華書氣無奇類，文乏異采，文心雕龍麗辭篇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文心雕龍風骨篇綜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謝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

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全失精彩——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南齊書文學傳論）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曼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隋書經籍志）「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裴子野所為極譏以發雕蟲論者也。有矯劉勰，颷起孤寒，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煥炳，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文心雕龍序志）於是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而冠以原道、宗聖、徵經三篇。自謂：「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文心雕龍序志）而聖文之雅麗，精理以為文，秀氣而成采，固銜華而佩實者也。（文心雕龍徵聖）楚辭者，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所貴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也。（文心雕龍辨騷）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文心雕龍明詩）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

成，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文心雕龍樂府）至於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氏所以追悔於雕蟲，詒誚於霧縠者也！』（文心雕龍詮賦）又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文心雕龍風骨）碌碌麗辭，昏睡耳目；何者？氣無奇類，文乏異采故也。（文心雕龍麗辭）權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辯。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末氣衰也！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文心雕龍通變）而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文心雕龍宗經）其大指歸於振經誥以救雕藻，探理道而砭文華；儻樹八家古文之典則，而掃六朝儷體之縟蕪者乎！特其文章好為偶對，駢四儷六，足於徐庾外自樹一幟。徐陵長書記而善言事，庾信工碑版而擅鋪敍。而總挾文心，則善議論而工析理；文章為儷體之獨絕，而議論則以裁駢辭之浮濫。文勝則質，人同此心，凡在有識，咸共切論。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有曰：『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獨裴子野事梁武帝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

古，與今文體異。（南史裴松之傳）而今文之體於是厭！然江左宮商發越，猶貴清綺，而河朔詞義貞剛，獨重氣質。（隋書文學傳序）宇文代魏，創業文帝，頗欲有革於浮華。於是蘇綽倡言古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受文帝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周書蘇綽傳）而古文之稱自此始！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及至王褒庾信南國之秀，振藻北來；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衞！於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言古文者，謂王庾爲今文；而柳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周書柳虯傳）流宕忘反，無所取裁；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周祚不永，隋有天下。文帝初統萬機，每念斲雕爲樸；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發號施令，咸法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請革文華，言之剡骨。（隋書李諤傳并文學傳序）然而李諤所爲，辭沿儷體；自今觀之，猶吾大夫！則甚矣其囿於習也！隋祿永終，廼集景命於唐！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王勃楊炯）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

殊乏風骨！及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波瀾暢矣！然駢儷猶存！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嚅嚌道眞，涵咏聖涯；於是蕭穎士李華始奮起崇尙古文！賈至、獨孤及、梁肅相與爲之左右，而集其成於韓愈。然則導韓愈之前茅，而開古文之蓽路者，必以蕭穎士李華諸人爲權輿也！唐之文章，至是蓋再變矣！（唐書文藝傳序）一變於張說蘇頲。再變爲蕭穎士李華。

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梁鄱陽王七世孫；敏悟夙成，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馮贄雲仙散錄引文筆襟喉）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籒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於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衞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恆、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

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唐書文藝傳中）曰：「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舊唐書文苑傳下唐書文藝傳因作槳又無洎枝幹而非據二句又末句豈作非常州先哲叢書刻錢唐丁氏鈔蕭茂挺文集因作槳洎枝幹作洎翠林或作式）以譏林甫。又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肆志』（蕭茂挺文集肆志作窺覬）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安祿山之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既之官廣陵，會母喪免，（唐書文藝傳中○舊唐書文苑傳曰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卽縗麻大懟之卽令斥去穎士大悉乃爲伐櫻桃賦云云似穎士居廣陵母喪在得罪林甫之前與唐書不同當以唐書爲正）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敍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簒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

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都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淸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閒，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祿山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山陝，公何遽輕士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鎭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驩時耶！夫役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崔圓開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唐書文藝傳中）秩滿，南遊，濟瓜州。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即自歎陳是王七世孫。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

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心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至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吏白云：『某處擒獲發塚盜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於內，即驚曰：『此二人非仙卽神！』因具述曩事，邑長乃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發墓有年。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鬢髮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類似，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薛用弱集異記一說：穎士常密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鬢髮皓然，眉目尤異，至門，目穎士者久之，徵有歎息，又似相識，穎士疑其意，遂起揖問。老人曰：『覩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耳！』穎士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鄱陽王！』穎士驚曰：『王卽某七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為鄱陽書佐，偏蒙寵遇；遭李明之難，遂爾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適驚郎君，乃不知是王孫也！』遂相與泣！穎士敬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別！太平廣記引原化記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諡曰文玄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

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
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
名，世號蕭李。嘗與華及陸據遊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
下，此其分也！（唐書文藝傳中）顧精研文事，而疏於世故。一日遊靈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有胡店，居民多姓胡。
穎士發縣日晚，縣僚飲餞移時，薄暮方行，至縣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著紅衫子，
緊綠裙，騎驢；驀穎士言：『兒家直南二十里，今歸，遇夜獨行怕懼，願隨郎君鞍馬同行！』穎士問女何
姓？曰『胡！』穎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於黃昏之際媚人，聞云是胡，疑野狐也！遂
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蕭穎士！』遂鞭馬南馳，奔至胡店一客舍，叩門求宿。既解衣良久，所見婦人從
外牽驢入來。其主人曰：『何爲衝夜！』曰：『衝夜猶可，適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捶殺！』乃
知婦人者，主人之女也！穎士俯首慚恧而已！（太平廣記引辨疑志）恃才傲物，緟以爲累。嘗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
既退，語同行者曰：『若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而問之故？曰：『字札不奇，硯一災。文辭
不奇，硯二災。窗几狼藉，硯三災。』同行者斂眉頷之！（陶穀清異錄）又嘗攜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

雨；穎士頗肆陵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有一蕭穎士旣明科第經時縱酒不遵名敎嘗忤吏部王尚書丘然以文議該通堪爲敵手君子不遣其言甚致鞭撲王尚書疑其爲丘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根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疏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於揚州功曹參軍！王保定唐摭言然博通典籍，擧世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仍爲指使如故！人問何不去？則答曰：「我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耳！」錢希白南部新書庚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尙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唐書文藝傳中著有遊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唐書藝文志而散佚者多！世傳蕭茂挺文集一卷，僅詩十八篇，賦十篇，表五篇，牋一篇，書五篇，序五篇耳！刊入常州先哲遺書四庫全書提要收蕭茂挺文集一卷僅賦九篇表五篇牋一篇序五篇書五篇少詩十八篇賦一篇詩格高古，文辭爾雅，不爲雕藻，漢魏之遺音也。驅邁之雄，不如張說；氣度之安，亦遜蘇頲；而神清氣適，別有一種邁往不屑之概，可以遠紹崔蔡，近追燕許！子存，字伯誠，嘗以父所爲文，索李華序焉。辭曰：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爲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國郡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

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一作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璘修書請某莒縣丞。成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名譽滿天下；十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參軍；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茁條，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殁。春秋若干。嗚呼！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爲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君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譴罷職，爲河南參軍也，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辭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麗；曹植豐贍；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尙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寞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矣。君論以文學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殁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已，無其辭者，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序，力疾直書云爾。（錄唐文粹卷九十三）

存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縣主簿。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歸廬山，旋卒。少與韓會、梁肅等友善。韓會、韓愈之兄也。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唐書文藝傳中） 有女出家。舍所居爲西林寺，愈爲悲歎，因題詩舊堂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烟霞」山中傳有蕭存、魏弘、李

渤同遊大林題名云」（東雅堂韓昌黎集注卷十）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每慕汲黯爲人。（唐書文藝傳下）與穎士同年登進士第，（舊唐書文苑傳）累中宏辭科，皆爲科首。（計有功唐詩紀事）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祿山所得，僞署鳳閣舍人；祿山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屛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爲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時陳少遊鎭維揚，尤仰其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白云：「已訪蕭功曹矣！」功曹，穎士也！（王定保唐摭言）尋苦風痹，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居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華既觸罪，銜悔，則託文章以見意；及爲權皐銘云：「濆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銘云：「貞玉白華，不緇不磷！」四皓贊云：「道不可屈，南山采芝。竦慕玄風，徘徊古祠。」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唐書文藝傳下）而銘元德秀一碑，則顏眞卿書；李陽

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華進士時，嘗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舊唐書文苑傳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之氣。而穎士則健爽自肆，時謂華所不及；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搉，已成，汙爲古書，雜置梵書之皮。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而華遂廢於家，卒。（唐書文藝傳下）有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舊唐書經籍志，李華文集十卷）獨孤及爲序而行焉！其辭曰：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有涉川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與其用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皐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動風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檝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舊矣帝唐以文德專乂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圓者寖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爲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敍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馳騖驟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實而和純固而明曠達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蠱績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

見義乃勇舉善唯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
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辭愈迅每述作筆鋒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
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
一家朝廷尙文爲夫羿工乎中徵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麟
魚之於虬鰲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
郡邑爲肅爲奸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敝天聽明勇者不得蓄
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閽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
人在鄰初蒞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不若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毋安
與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
踐位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
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爲謂志已虧息陳力之願爲因屏居江南省躬遺名誓心自絕無何
詔復授左補闕又加尙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痾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
公曰「爲有纍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公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爲
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風痺徙家於楚州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食雅好修無生
法以冥寂思慮觀爵祿形骸與遺土同唯吳楚之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都邑頌賢守宰功德者
謂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遇暇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
復著書少時所著書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
河南生祠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與宗
裴員外膳文別元旦詩并揚騎曹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已後迄至
於今所著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爲前集其後二十卷頌
賦詩碑表敘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爲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遺頌議世道則原卜論
賀文論主文而譎諫則言醫含文殿賦敎禮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
達蓋德則元善山碣房太尉頌德銘崔賓客集序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作墓
表李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

事變則詠古詩辯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敍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眞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賢不俟觀容貌聽詞氣而後視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具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爲後集及常游公之藩也久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可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著其文德冠於篇首爲（錄毘陵集卷十三）

世傳李遐叔文集四卷，不知何人所編？蓋取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裒集類次，而仍以及序冠之。其文詞緜麗，精彩煥發，實可追配古之作者。（四庫全書提要）與蕭穎士賈至爲文字交。嘗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緒，霜鍔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至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能及蕭而勝於賈至。（王讜唐語林）

賈至，字幼幾，洛陽人，父曾，官中書舍人，掌制誥，以詞學見知。至以天寶十年，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卽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傳位册文，上皇覽

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舊唐書文苑傳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在巴陵，計有功唐詩紀事與李白相遇，日酣盃酒，追憶京華舊遊，辛文房唐才子傳有詩寄朝中友人云：『江南春草獨霏霏，愁殺江南獨愁客！秦中楊柳也應新，轉憶秦中相憶人。萬里鶯花不相見，登高一望淚沾巾。』李白酬曰：『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寶應初，召復官。計有功唐詩紀事代宗嗣位，宰相元載以奸邪柄國；而至與之善！載有寵姬，薛瑤英，工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母趙娟，故伎也；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爲姬，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不盡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輕，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載大喜，力爲薦引。蘇鶚杜陽雜編大曆中，位右散騎常侍卒！計有功唐詩紀事有集二十卷，別十五卷；唐書藝文志又有十卷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至特工詩，俊逸之氣，不減鮑照庾信，調亦淸暢，且多素辭，蓋厭於漂流淪落者也！辛文房唐才子傳其文章在蕭穎士李華之亞。然蕭穎士李華碌碌麗辭，猶嫌滌洗不盡；不如元結之瘦削拗折，範經鑄子，力劃綺靡以臻於奇古不蹈襲。賈至以獻詩諂媚於元載而爲容說；而結則取憎於元載，

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得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而出之以快利勁果；顧又悲憂酸傷，（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幽約其辭義，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元結，字次山，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父延祖，淸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閑，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結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於從兄德秀。嘗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顏眞卿顏魯公文集元次山表墓碑銘）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中行子其自署也；工文辭，有名天寶間，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結及梁肅。（唐書文藝傳中）結以天寶十二年，舉進士，作文編。（洪邁容齋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禮部侍郞陽浚曰：『一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顏眞卿元次山表墓碑銘）其明年，從兄德秀卒。結哭之哀，門人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

而食。嗚呼！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淸；不哀之，何以戒荒淫貪猥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本集元魯縣墓表）相尙以德。又感蘇源明見知之恩，於其歿也，分宅以衈其孤。其不偸也多此類！及安祿山反，逃難於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異而徵之；値結移居瀼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結有謀略，虛懷召問。結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結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境。於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璽書頻降，威望日隆！時張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結爲聞奏，特蒙嘉納，乃眞拜結監察；仍授部將張遠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詔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乃拜結水部員外郞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幷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結按覆。結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顏眞卿元次山表墓碑銘）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當軍將士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結上狀曰：『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

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本集請給將士父母粮狀）瑱納之。裴茂與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瑱誅，結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代宗登極，節度使留後者例加封邑；結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蒙褒嘉，乃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卷，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鄉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顏眞卿元次山表墓碑銘自釋文不見本集而顏碑與唐書本傳所載互有詳略本傳較詳今合并）

（著之以富書佚）性不諧俗，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四庫全書提要）所著元子十卷，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

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訔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略曰：「方國之僭，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僭，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僭，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僭，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僭，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僭，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洪邁容齋隨筆）皆以抒感慨傷懷，而託之於詭激。尋起家爲道州刺史；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卒年五十。（顏眞卿元次山表墓碑銘）世傳元次山文集十卷。（刊入四部叢刊出明正德間湛若水校武定侯郭勳編刻而四庫全書提要著錄次山集十二卷）在當時名出蕭穎士李華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稱結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其爲文章，寧朴無華，寧瘦無腴，寧拙無巧；而微傷削薄，未能雄渾，長於使勁，短於運氣，以故遒而寡變，清而不宏。然戛戛自異，唐文在韓愈以前，力掃雕藻綺靡之習，而出之以清剛簡質者，不得不推結爲俶落權輿。韓愈之前有元結，猶陳涉之開漢高乎！所惜頓宕而波瀾不大，拗折而筋節太露。韓愈文雄而茂，筆險以渾；結則不能雄而爲遒，不能渾而爲削。蕭穎士李華宏奬氣類。結名輩相接，而姓字不稱。獨孤及與結同時，

而特爲李華賈至所賞。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七歲，受孝經，一覽成誦。父試之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所尚也！』自是偏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十五歲，喪父，勺飲不入口者累日。母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旣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氏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及以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論者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銘）二十餘，以文章游梁宋間，一時通人如陳兼、賈至、高適輩見及，皆色授心服，願結爲友！天寶十三年，應詔至京師。時玄宗以道蒞天下，故黃老列於學官。及以洞曉玄經對策高第，解褐，拜華陰尉。同縣房琯方有重名而貳憲部，請及相見。及因論三代之質；又問六經之指歸，王政之根源。琯大駭曰：『非常之才也！』李華蘇源明並許詞宗，由是聲名日起！安祿山之亂，及乃違難江南，授左金吾兵曹，辟江淮都統李峘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因上疏陳便宜及方鎭有冒於貨賄，舉直錯枉大者十餘事，不行，皆焚其藁。俄改太常博士，祗考古道，酌沿革之中，凡有損益，罔不悉當。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倣，尙永淸公主；初以僕射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及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改命大長公主後夫姜慶初主

婚事。於是及奏曰：「婚姻，人道之大，使異姓主之，非禮也！且無以斥天下！臣不敢奉詔！」上從之。又議定諡法及謂：「諡者蓋跡其事業邪正而褒貶之，可使賢不肖皆勸。」故其議呂禋、盧奕、郭知運等諡，無浮美，無隱惡，事覈而文高，學者傳示以爲式！時有上議謂景皇帝未升尊位，不宜爲太祖。詔下百寮，及按禮經，以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故三代皆以受命始封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爲祖宗；故以高帝爲太祖。若景帝肇起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宜百代不遷！」因具故事條奏，從之。而郊廟之禮遂定！遷禮部員外郎，改吏部，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璽書就加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賜金印紫綬。其明年，吳楚大旱；餓夫聚於萑蒲者十七八。唯舒安阜，近者悅，遠者來，犬牙之境，草竊不入。上聞之，詔曰：「斷獄歲減，流庸日歸，以人俗之豐給，當淮湖之災旱；爾守之力也！」擢拜常州刺史。本州都團練使，蒞官三年，刑罰罕用，頗類自息！既而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欲聽之專也！（無名氏大唐傳載）及謂：「安人之道，清而靜之則定；爲而察之則擾。」其長人也，先教愛而後法禁；不遷怒以臨下，故威而不猛；不私己以欺人，故易而無備。吏不忍欺，路不舉遺，甘露降於庭樹者二十七夕；覘者以爲久道化成之徵也！（梁肅獨孤公行狀）卒年

五十三，謚曰憲。工文章，最長論議，大抵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銘）非徒以詞采爲勝！（四庫全書提要）最稱傑作者，仙掌函谷二銘，瑯琊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王士禎香祖筆記）立言遺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權德輿載之文集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其爲文章，則韓愈之所師，（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唐實錄）而與蕭穎士先後有名！然穎士之體茂密，獨孤之文清暢。穎士爲燕許之餘響，獨孤開韓愈之前茅。惟韓愈被服儒者；而及則皈依老氏耳。又及與元結並世能文，而咸以開韓愈之前茅。然元結之筆遒拗，獨孤之勢寬衍。結之規模狹，而及之波瀾平。尤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唐書本傳）於其歿也，梁肅論輯所著，曰毘陵集，凡二十卷，而序於後；其辭曰：

大歷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於位秋九月既葬門下生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以公茂德嘆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存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纂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且繫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册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漓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章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懍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於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

之命爲諸爲典爲訓人皆許之而不晉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之第四子道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本行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略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文中雖波瀾雷動起復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於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之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學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機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議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紀成功以旌善入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殿庶子章給事韋穎叔志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總書監張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沒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員外李庶子文其餘紀物敘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以共學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術溯爲序傳來者於是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肅（錄毘陵集）

梁肅，字敬之，一字寬中，安定人；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才，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唐書文藝傳中）爲文章得獨孤及之傳；而好獎拔士類，尤稱知人！貞元八年，陸贄以宰相知貢舉；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蓋肅佐之！肅舉八人；（韓愈昌黎外集與祠部陸員外書）

（歐陽生哀辭）韓愈、歐陽詹、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唐書文藝傳下）先是韓愈、李觀、李絳、崔羣四人者定交久矣！共謁於肅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人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奇之，一旦延接愈等，俱以文學爲稱，復獎以交遊之道。既，愈觀欲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人果如所言。天下頌肅有人倫鑒也！（王定保唐摭言）遺集二十卷，題曰：梁補闕集，而崔恭序其端。其辭曰：

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劘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爲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同爲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綱記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稽深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繫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舉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據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儀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溢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總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盡讚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

知我之言之不作耳若以敍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尙敎古風閱傳記經經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掛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寧晉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尙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於長安某里朝廷尙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圖尙賓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諧令數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逢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祿祿者老於邸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逢者不可以天壽之歎而病於促數爲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錄唐文粹）

亦可以覘肅之素尙焉！大抵獨孤及儒而玄，故寧靜以化俗。而梁肅則文而釋，斯高懷以遺世！文章之道，通於性情！若其振六朝之頹波，拔韓愈於未顯，莫爲之前，雖美何彰！而盛名漸湮，有識歎嗟！寖極五季，於是孫光憲發憤而道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補闕一人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塵喧喧者，宜鑑其濫吹也！」（孫光憲北夢瑣言）庸知梁肅者；古文之所從振，韓愈由之而顯乎？述古文淵源篇第一：

韓愈行實錄第二

韓愈字退之，河內修武人，世居縣東北三十里之南陽，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陳繼儒偃曝餘談）六世祖茂，後魏尚書令，封安定王。五代祖均，金部尙書。高祖晙，唐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曾祖泰，曹州司馬，祖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李白李太白集武昌宰韓公去思頌碑）父仲卿以文章有名。一夕，夢一烏帽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旣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柳宗元龍城錄）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而李白文其碑。（李白武昌宰韓公去思頌碑）終祕書郎。（皇甫湜皇甫持正集韓文公墓銘。按李白韓公去思碑云南陽人而愈常自稱昌黎李翱作愈行狀亦云昌黎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唐書愈傳亦但云昌黎人唐書則云鄧州南陽人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穨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

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潁潁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頹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尙書令征南大將安軍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介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愈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竊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竊之後世嘗徙昌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愈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拏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愈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愈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愈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愈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耶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經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蓋朱熹校定愈集而爲考證如此陳繼儒偃曝餘談曰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翺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按唐書地理志修武爲河北道懷州河內郡之屬

生三子：長會，善淸言，有文章，（柳宗元先友記）與名輩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天下士大夫謂之四夔。（錢希白南部新書）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李肇國史補）名最高，以故多謗！（柳宗元先友記）獨李華愛獎之，而與梁肅、蕭存氣類最親！仲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參軍以卒！（本集韓滂墓誌銘）愈其季，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李翺李文公集韓吏部行狀）會官起居舍人，以大歷十二年

夏五月，坐宰相元載黨，貶官韶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五）愈則年十歲，隨遷韶州。會卒，鞠於嫂鄭，辛勤提挈，念寒而衣，念飢而飧，情若所生，誨化諄諄；常撫所生兒指愈而言曰：「韓氏兩世，唯此而已！」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朞！」（本集祭鄭夫人文）蓋自唐制，嫂叔服小功五月也。（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尙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及嫂之歿，愈遵服朞而加隆焉，所以報也！（李翱韓吏部行狀）

愈七歲好學，能記他生之所習，言出成文；（李翱韓吏部行狀皇甫湜韓文公墓銘）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舊唐書本傳）日記數千百言；（李漢昌黎先生集序）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唐書本傳）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舊唐書本傳）而肅尤相知賞！貞元八年，宰相陸贄實知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唐科名記）以肅之薦，擢愈進士第。（本集與祠部陸員外書）時年二十五；而故相鄭餘慶亦爲延譽，由是知名於時！（舊唐書本傳）然三試博學宏辭，皆不第！（本集答崔立之書）

十二年七月，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而愈實從。陸長源自汝州刺史爲御史大夫宣武軍行軍司馬；（本集贈太傅董公行狀）而愈名德遠出長源之下，以晉之辟，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或譏年輩相懸，周愿譖之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相；何怪之有！」人傳爲笑。（王讜唐語林）晉卒；愈從喪出四日而汴軍亂，乃去依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郎。（李翺韓吏部行狀）愈發言眞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四門博士，（舊唐書本傳）遷監察御史。是時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而愈列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敝！」（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又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舊唐書本傳）爲幸臣所惡，貶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愈之去，百姓多稱愈之姓以名其子。（李翺韓吏部行狀○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曰：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陽山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書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翺行狀謂爲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事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余考退之自陽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奸宿贓，銷縮摧沮，壓壓百餘言，皆敘其歌慕之意。其後實出

爲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爲實所讒不應此書云擧擧知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貞行以快伾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爲懲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爲多非爲李實所讒也

大赦，移江陵府法曹參軍。程俱韓文公歷官記 洪興祖韓子年譜 明年，憲宗即位，爲元和元年，召權知國子博士。宰相鄭絪愛愈文，將以文學職處之。有爭先者，構愈語以飛之！洪興祖韓子年譜日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均也 愈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李翺韓吏部行狀 分司，判祠部。而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尙書敍手失職！而愈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 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狠藉公牒；郎官職事，獨爲煩重！乃上書尙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本集上鄭尙書相公啓 不許！既改河南縣令。魏鄆幽鎭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愈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而后知愈之能杜奸未然也！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 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李翺韓吏部行狀 華陰令柳澗有辠，華州刺史閻濟美劾奏之，

停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澗諷百姓遮索前年軍顧役直。代者趙昌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理澗。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安論降愈國子博士。至是愈四爲博士矣！愈自以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喩。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等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舊唐書唐書本傳〇宰相姓名據洪興祖韓子年譜進順宗實錄，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憲宗前言其不實！洪興祖韓子年譜〇舊唐書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失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尋以考功知制誥。李翱韓吏部行狀

初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立，憲宗討之，環而壘者十餘軍，久未有功；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宰相韋貫之等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度異！李翱韓吏部行狀〇按李翱行狀及唐書本傳皆言宰相而無主名獨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用兵云云意者卽韋貫之歟獨愈奏狀言：「吳元濟以

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而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因條陳用兵利害；（本集論淮西事宜狀）與度議合。既數月，盜殺宰相武元衡，以主用兵也！又道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而它相意不同，益請罷兵。（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愈乃言：「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尋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李翺韓吏部行狀）摭其舊事，言愈前佐降爲江陵府法曹參軍；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舊唐書唐書本傳）及元和十二年秋，憲宗以兵老久屯，賊未滅；詔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請愈以行。於是以愈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李翺韓吏部行狀）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韓弘。弘方以宣武節度使，都統諸軍，俛而用命。歸從度至郾城，審賊勢虛實，（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韓文公墓銘）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諸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度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度未及行；（李翺韓吏部行狀）而李愬以唐鄧隨節度使攻蔡州之西；遂用所得賊將李祐爲導，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盡得其屬人卒，（韓愈平淮西碑）如

愈言！先是愈奏狀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本集論淮西事宜狀）至是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韓愈平淮西碑）愈有力焉！恆、冀、深、趙節度使王承宗擅命三世矣！黨淮西之日久！而布衣柏耆乃以計謁愈，言所以服承宗者。愈與語，奇之，遂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矣！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度然之！愈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度歸京師；愈遷刑部侍郎。（李翱韓吏部行狀）詔撰平淮西碑，其辭主裴度，而著李愬入蔡之功列於諸將！顧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愬自以功第一，特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勒石！（舊唐書本傳）或曰：「事由石孝忠。」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至是覩愈所撰碑，熟識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具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不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

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諸將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而磨愈文也！詩人羅隱云！（羅隱甲乙集說石烈士）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憲宗以十四年正月，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舊唐書本傳）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李翱韓吏部行狀）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忠懇，豈能至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者。」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人

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舊唐書唐書本傳大官謫爲州縣，往往薄不治務；而愈臨潮州，若以資遷！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刺史受天子命，來守此土！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而鱷魚不爲患！舊唐書本傳潮人感之！於是其俗婦女出行，乃以皁布丈餘蒙首以下，雙垂至膝，有視則兩手翕張其布，是名曰文公帕；垂今千年，仍舊稱以明不忘愈云！或曰：『愈遺製也』；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愈之至潮，嘗以表哀謝。帝頗感動，持示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覰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率先對曰：「愈終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改袁州刺史。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過期不贖，

則沒入出錢之家。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舊唐書 唐書本傳）在官踰年，穆宗即位，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李翱韓吏部行狀）官人以藝學深淺爲顧待，品豪曹游壹不留！（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改兵部侍郎。

鎭州亂，殺其帥田弘正而立王庭湊；朝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庭湊遂圍深州；元翼告急，詔愈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李翱韓吏部行狀）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皇甫湜韓文公墓銘）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愈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愈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公與忠矣！

者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愈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愈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愈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帝前盡奏與庭湊言及三軍語。帝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者蓋王承宗之祖，以功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李翺韓吏部行狀）轉吏部侍郎。

故事：尚書令史，防禁不得出入，夜鎖之。及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改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翱韓吏部行狀）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而紳有寵，旦夕且相，欲逐之；遂以紳爲御史中丞；而除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唐書本傳）勑曰：「朕屈韓愈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紳天性褊僻，而愈不褻謁，固爲恥矣！愈之在官，禁軍老奸，宿惡不攝，盡縛送獄。（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於是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京理恪然！而紳械囚送令尹決之。愈曰：「安有此！」脫械縱囚。（李翱韓吏部行狀）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乘之，以臺府不協，兩改其官；乃出紳爲江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郎。（唐書本傳）愈入謝。帝曰：『卿與李紳爭何事』？愈因自辨。（李翱韓吏部行狀）而紳面辭赴鎭，泣涕陳敍。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舊唐書本傳）

愈逮老，喜服食養生。故事：用硫黃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云可以長氣益精。愈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遂嬰疾。（陶穀淸異錄）顧頗以自諱！長慶四年八月，以疾免吏部侍郎。（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每與交友言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

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李翱韓吏部行狀）既而疾革，肯中驚悸，寤而汗洽衾裯，命侍人扶坐。夫人問故？良久，曰：「向來夢神長丈餘，金鎧揚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嗔目謂我曰：『睢遂背稅國世與韓爲讎，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皇甫枚三水小牘）遂以十月二日丙子，卒於靖安里第。（李翱韓吏部行狀○丙子二字據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及墓銘增入）韓愈將卒，告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王讜唐語林）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爲人豐肥寡髯，（彭乘墨客揮犀曰：「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熙載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氣厚性通。（李翱韓吏部行狀）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愈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學！（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與人交，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曉暢，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皇甫湜韓文公墓銘）而汲引之如恐不及，爲舉科第。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謇，愈稱歎之，及赴舉，白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爲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昔範卒以登第，爲大官，有名。

王讜唐語林 天下之士以此多皈依愈，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李肇國史補 館之者十六七。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舊唐書本傳 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豔，毫髮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唐辛文房才子傳 茹古涵今，無有端涯；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湜韓文公墓銘 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稱韓文！舊唐書本傳

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決於天地之垠，詞鋒學浪，莫之京也！唐辛文房才子傳 然唯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唐書本傳 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舊唐書本傳 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貲，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壹不爲意！未嘗一日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有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 娶范楊盧氏，皇甫湜韓文公墓銘 生子三人，曰昶，曰爽，曰殿中省馬進佶。本集祭侯主簿文 而昶最著。昶字有之，生徐之苻離，小字曰苻。梁同書曰實齋塗說曰韓昶小名苻以其

（生於苻離也。見昶自爲墓誌。本集譔作符，并年譜亦不知即昶名也。）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而拙於誦記，卒一年，不能通書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而耽於爲文，出言成章，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體弔詭，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宗師讀不能通！稍長，舉進士，見進士所爲之文，與宗師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二十五，登長慶三年進士第；累官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爲墓誌銘）顧中間一爲集賢殿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大爲時笑！至拜左拾遺，果爲諫院不受！（張鷟朝野僉載）以大中九年六月八日卒，年五十七。有男五人，曰緯，復州參軍，曰綰，曰緄，（唐書宰相世系表作袞）曰綺，曰紈，舉進士。（韓昶自爲墓誌銘）綰，字持之，袞，字獻之，咸通七年，狀元及第。（洪興祖韓文公年譜）綰亦有名。

隴西李漢，字南紀，愈之女壻也；少師愈爲文，長於古學，元和七年進士，累官吏部侍郎，顧剛訐亦類愈，卒以困躓，（舊唐書李漢傳）自以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

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李漢昌黎先生集序)後人蒐其闕遺,爲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昌黎先生集遺文一卷,并傳於後代。又成論語解十卷,其說時與俗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鵙,』『鵙鵙鳴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曰:『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都穆聽雨紀談)而語於人曰:『愈嘗注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韓愈答後生問論語書)未及卒業而死!(葛立方韻語陽秋曰愈既死張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知愈晚年注論語未訖而絕筆也)宋世有四注孟子,題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撰。中興藝文志謂其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獨愈生陵遲之末，皇皇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舊唐書本傳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自謂因文見道，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唐書本傳論其見道，豈曰探原；而言文章，百世之雄矣。其素所蓄積也。述韓愈行實錄第二。

韓愈佚事狀第三

一、韓愈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邵博聞見後錄云予舊於洪城孔寧極家見孔毅私記一編云云吳家未詳誰某

一、韓愈入試，陸宣公贄為主司，作不遷怒不貳過論。贄閱愈卷，黜之不敘。次年，宣公復主試，復試是題。愈復寫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大加歎賞，擢置第一。非愈自信甚真，誰肯將落第文字，更去應試；又應舉於上年所塗抹之主司！非宣公虛心選擇，又誰肯首擧昌黎，更首擧昔年所塗抹之昌黎！皆當於古人中求之！張岱史闕

一、韓愈直諫表，『近聞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為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陳元靚歲時廣記不見集中。

一、韓愈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常為孫何所稱。今集中無此作。楊慎丹鉛總錄

一、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李肇國史補

門下從子壻張徹詩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跼，梯飆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本集答張徹 疑愈以形容絕險，而傳者或敷張其說，引詩以證其實有耶！薛雪一瓢詩話

一、韓愈與柳宗元輩三人，夜坐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雖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中，雖愈剛直，亦爲之動顏。宗元二人，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柳宗元龍城錄

一、韓愈輕薄多詆，謂李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程曰：『何處是過人者？』愈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他敏慧過人也！』愈初貶之際，舍人席夔原稱席十八舍人按范攄雲溪友議有席舍人夔疑一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吃耶？』愈曰：『席十八吃不潔大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韋絢劉賓客嘉話錄

一、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嘗爲人患。人有誤

近，或牛馬就而飲者，輒爲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與，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樹木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塡其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之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而韓愈方以尙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視之！鯉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蝌蚪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張讀宣室志）

一、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無名氏大唐傳載）

一、劉侍郎軻者，韶州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披僧服焉。釋名溢納，北之筠州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

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屬，果然；尋改遷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輒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輒立食之，『食訖當明爽；雖冥莫之道，某不妄言！』輒嚼一卵而吞二者猶豫未食，手握之而覺，後乃精於儒學，而肄文章，兩登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為傳記。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為一文贊。』後愈謫宦，其文竟不成也！范攄雲溪友議初愈為史館修撰，輒貽書勉之，而愈答意不為然！大指稱：『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輒！』韓愈外集答劉秀才論史書及輒任史館；朝廷凡有瑕勣，悉欲書之，冀人惕勵，擬縱董狐之筆，尤謗必至；匿其功過，尤非史職；握管躊躇，常暮則沈湎而出！愈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沈湎之醉何！』范攄雲溪友議乃知言之非艱，履之后艱！而輒之文傳者，曰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塔銘并序，得三千言，刻石陝西之長安縣，署曰：『朝議郎檢校尚書屯田郎中使持節洛州諸軍事守洛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劉輒撰』王昶金石萃編者也。

一、韓愈早為裴度所不滿。而度之未顯也，有寄李翺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近或聞諸儕

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考度作此書時，名位尙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爾！但置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度北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洪邁容齋隨筆）

一、韓愈之隨征淮西也；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遂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象，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朱國禎湧幢小品）愈乃獻間道之計。

一、韓愈姪孫湘，字淸夫，落拓不覊；愈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愈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愈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愈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嗟歎曰：「吾爲汝足成

之！」其辭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劉斧青瑣高議一說：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羈，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闒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愈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臧賭博，或廐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愈懼其犯禁陷法，時或勗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為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鑪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愈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眞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愈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斷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為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愈上表直諫，忤旨，出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

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愈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愈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愈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仿王禁也。其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愈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朶，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曰：「其後愈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但未知究是姪孫，抑是甥也？然昌黎遺文有徐州贈族姪詩，曰：「我年十七八，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斯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或者謂卽指湘而言。然題曰贈族姪。而不指名湘。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湘，愈之姪

孫而非族姪也。愈仲兄介，介二子，百川，老成。而老成即所謂十二郎，著名愈文者也。子二：曰湘曰滂。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愈眎曰：『爾得無假之人耶?』滂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遠翁且逾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韓愈韓滂墓誌銘）湘者，滂之兄，老成長子也，字北渚。（唐書宰相世系表）長慶三年，登進士第。幼而能文，尤長於詩，與一時士大夫相唱和。姚合有答韓湘詩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又云：『昨聞過春闈，名係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又姚合送韓湘赴西江詩云：『年少登科客，從事詔命新。行裝有兵器，祖席盡詩人。』（姚少監詩集）後累官大理丞。（唐書宰相世系表）然則湘固宦進之士；而世傳爲仙，非其實也！道緣匯錄載：愈有從姪孫湘，字清夫，號元陽子，清修寡欲，未入名場，落拓不羈，縱遊山水，長慶初，湘及第；愈教湘應舉讀書，似乃兄滎。湘對曰：『孫與公所好各異！』後愈貶潮州，路經藍關，積雪滿地，馬不能前。適湘至，爲掃除其雪，懷中出藥丸一枚與之；曰：『服之可禦瘴。』言畢，飄然而去。今人知有湘而不知有湘，知其兄而不知有弟；蓋湘湘二字形近而譌；而列仙班者，即此字曰清夫之湘；而湘則無與焉！然湘姓名不見唐書宰相世系表。詳著異說，以存傳疑之旨云爾。

一、韓愈刺潮州，作文驅鱷，西徙六十餘里，仍復爲害。後有刺史以毒法殺之。鱷害乃絕！蓋著之粤中見聞云爾。其人姓名無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於弋譽，實惠多隱而弗傳！蔣超伯南漘楛語

一、韓愈刺潮州，嘗署中張皁蓋，歸而喜曰：『此物能與日輪爭功，豈細事耶！』馮贄雲仙雜記引傳方略

一、皇甫湜謁韓愈，愈贈以詩，湜退有言，怒愈不爲置酒！愈曰：『豈不勝以爛黃魚待汝耶？』馮贄雲仙雜記引續鍾蠑句眼

一、韓愈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王讜唐語林 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陳善捫蝨新語 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鎭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王讜唐語林 嘗誚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飮，唯能醉紅裙。』然予謂愈亦未是忘情紅裙！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飮文字者耶！陳善捫蝨新語

一、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數十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

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周紫芝竹坡詩話）

一、韓愈草書王維白鸚鵡賦字徑四五寸，四十八行，行四五六字不等；末行有退之二字；相傳爲韓愈刺潮州時所書。清雍正十二年，渝州龍爲霖知潮州事，摹勒於州之韓祠東壁，石高二尺二寸，廣三丈許。乾隆三十六年，大興翁方綱附刻釋文。（陸耀遹金石續編）愈書傳者，惟此及陽山縣廨石刻「鳶飛魚躍」四字而已！（汪琛松烟小錄曰：見高州楊孝廉其言陽山石刻是前明湖廣人僞作，楊能舉其名，今不復記憶矣。）然博嘗見韓愈楷書李元賓墓誌，字大指許，結體用歐陽，使筆如魯公，方整端厚，想見其爲人！同縣周同愈進之得拓本以眎博，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年七月。

一、自明以來，北京吏部，翰林院，禮部，國子監土地神俱祀韓愈。至清乾隆三十六年，陽湖趙翼甌北以進士一甲第三人入翰林，謁土地祠，賦長歌以解嘲云：「瀛洲署中坎社鼓，社公傳是韓吏部！建置本末無可徵，肇祀不知意何取？從來名賢歿爲神，各視平生所建竪。或班侍郎居碧落，或册眞人位紫府。或選閻羅分殿十，或封遮須列爵五。鬼官司命周顗除，太陽都錄魏徵補。白傅已列蓬萊仙，曼卿更拜芙蓉主。況公日星河嶽氣，立朝大節炳千古！絕脈能開道學先，餘事亦號文章祖。抗疏幾碎佛氏

骨，從祀不慙先聖廡。豈宜罰作土地神，坐使淮陰噲為伍！屈宋詎稱銜官職，欒郤翻充皂隸戶！生前磨蝎坐命宮，曾謫嶺南鮫鱷浦。庸知身後尙蹭蹬，無端又遭左遷侮！鄉先生可祭於社，此土初非公故土。即云立社為欒公，公未久修史官簿！區區冷官一臠肉，豈足為公增華膴！我來展謁聊解嘲，且勿牢騷碩人俁。幸未改塑浮屠像，（潮州有公像作浮屠形，郭青螺易以木主）儒服依然端章甫！香火祠雖處末僚，翰墨緣仍近藝圃！猶勝杜陵老拾遺，變作十姨呼阿姥！』（杜拾遺廟誤作杜拾姨塑女像見蓼花洲閒錄〇戴璐藤陰雜記）嘉慶八年，大興朱珪方以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一日，忽語人曰：『此間土地神，韓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吳雲巖殿撰鴻也。』一歲，丁祭畢。珪乘輿過土地祠門，自輿中拱手曰：『老前輩請了！』蓋若有見云：（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右二十事，採摭所餘，不盡實錄，亦復可喜；庶以侈耳食，備異聞云爾！述韓愈佚事狀第三。

韓友四子傳第四

方韓愈之少也，以文會友，最早莫如李觀；其次歐陽詹云！

李觀，字元賓，李華之從子也。唐書文藝傳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韓愈李元賓墓銘因締交韓愈，韓愈北極贈李觀曰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貞元八年，與愈同登第；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而觀高等，名第四；愈第十三，唐科名記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獨傳觀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書曰：「淑節韶光媚，皇明寵錫崇！具寮頒玉尺，成器幸良工。豈止尋常用，將傳度量同！人何不取利？物亦賴其功。紫翰宣殊造，丹誠厲匪躬。奉之無失墜，恩澤自天中。」計有功唐詩紀事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韓愈李元賓墓銘觀屬文不襲沿前人，唐書本傳言『文貴天成』；錢希白南部新書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唐書本傳李翶與觀平生不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李翶與陸傪書傳有李元賓文編三卷，外集二卷，始郊天頌，終邠寧節度饗軍記，

凡雜文五十篇；附詩四篇，其爲文章不以駢偶鬬工巧，而有志於復古，與韓愈同。然韓愈氣足以馭其辭，渾灝流轉。而觀用意造辭，琱琢艱深，而氣不能以運之，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之功或不及！（四庫全書提要）乃欲比於韓愈，有如跛鼈追騏驥，未可以道里計也！至其中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噉，如醉人使酒駡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讟隨之；寖以成習！（王士禎池北偶談）觀諸書，亦韓愈三上宰相之類也！顧當琱章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鬬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文體不逾，而肆意有所作，筆無停機，差不局促，此其所長；徒以詞尙馳騁，而乏深湛之思，有文無理；又氣矜之隆，令人難耐，此其所短。又以銳於馭辭，而不謹布置，遊騎無歸，未易尋其宗趣；所以氣調警拔，發憤爲雄，而有逸氣，無雋句；有警調，無茂識。梁昭明太子序陶淵明集，稱其跌宕昭彰；而觀則跌宕而不昭彰者也。鍾嶸品袁彥伯詩鮮明緊健，而觀則緊健而不鮮明者也。其前編三卷，爲大順元年給事中陸希聲所編，并敍其端曰：『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與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

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尙。元賓尙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篇，論其意以冠於首。」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釐錯論一十四首，爲外篇二卷，附於末。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唐書本傳）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韓愈歐陽生哀辭）

詳詹孩時，卽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淸暉，或暮而尙留，窅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不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

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爲吉耶凶耶？」鄉人有覽事多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詹道之甚易；卒以振發於閩越之間！（李貽孫歐陽行周文集序）閩越於貞元以前，未有登進士第者！李錡爲福建諸州觀察使，始啓庠序，請獨孤及爲記，中有詞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詹與其友林藻覩之歎息！（林蘊泉山銘敍）而常袞罷宰相，繼爲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韓愈歐陽生哀辭）與林藻相繼登第，（林蘊泉山銘敍）而詹第三。與詹同登而相上下者，有韓愈李觀洎詹，並數百歲傑出，（李貽孫歐陽行周文集序）時稱龍虎榜！（唐書本傳）貞元三年，愈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最與愈交親！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嘗欲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韓愈歐陽生哀辭）嘗遊太原，於樂籍中有所眷，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道中寄以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

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不卽迎。所眷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緘題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既而詹使至，女弟如言。使者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覩髻，誦其詩，一慟而卒！孟簡賦詩哭之，序曰：「閩越之英，唯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年己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徇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玆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生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爲也；先天之疾，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爲之慟怨！涉旬而生亦歿！則韓退之作何蕃書所謂歐陽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嘗歎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素心效死，夫亦不蔽也！大丈夫以

斷割，不爲麗色所汨，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壺，新詠有廬江小吏更相死，或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繼之云：「有客非北逐，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橫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靑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閒言！此爲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達京師迴！駕期相追攀！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纏綿。高髻若黃鸝，危鬟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柔情託侍兒，爲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爲傳，封來贈君子，願言慰窮泉』！使者迴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淸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劍遂蜿蜒！大夫早通脫，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眞！」太平廣記引閩川名士傳 詹之死也，其同年進士崔羣哭之過時而悲！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韓愈題哀辭後 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唐書本傳 有歐陽行周集十卷，傳於世。其爲文力求復古，駢散間行，不屑屑爲纂組排偶。韓愈歎其文章切深喜往復！韓愈歐陽生哀辭 然錯偶以奇，而行氣

不駛；寓偶於奇而植骨不重，累句滿紙，未能自運，何論往復！膚詞縈筆，罕所推勘，豈能切深讀之聱牙，按之無物！不知者以爲古格，其知者望爲死氣！尤有牽附不可通者，如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王士禎池北偶談〕文離滅裂，遂爲詆訾者口實云！

李觀歐陽詹既早世，最後柳宗元獨雄文章，與韓愈頡頏；韓愈豪曲快字，凌紙怪發；宗元精裁密製，結篇緊湊；一雄肆；一密栗；天下稱曰韓柳！柳宗元者，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唐書本傳〕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韓愈柳子厚墓誌銘〕父鎮，天寶末遇安祿山之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衞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唐書本傳〕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舊唐書本傳〕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年十七，舉進士，四年，〔本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乃登第苑論榜，爲貞元九年，〔辛文房唐才子傳〕與劉禹錫爲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題名起自張莒。傳者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宗元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已下，

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之知。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宗元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宗元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太平廣記引韋絢嘉話錄而檢今本無也）以宗元爲輕俠也！二十四，求博學鴻辭科。二年，乃得仕，（本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唐書本傳）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與韓愈同官；獨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唐書本傳）而韓愈陽山之貶，疑宗元與有力！既之官，乃作詩曰：「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怳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弃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佇立久咿嚘！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

宜爾，將疑斷還不？』（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詩）二子謂宗元與劉禹錫也。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舊唐書本傳）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渟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唐書本傳）獨以文墨爲韓愈所推！韋珩問文章於愈，遂稱宗元以相風勵。珩因封示。宗元答書曰：「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趦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

下。」書見本集宗元之於愈也，深嗜篤好，若有偏至；每得愈篇章，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然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張岱史闕然意有不可於愈，輒未嘗阿好不言。愈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有餒於內，與秀才劉軻書言之，宗元讀之，不喜。乃答愈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稾，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祿，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廻也。如廻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

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書載本集其辭峻厲已甚；而愈盛氣好攻辨，無以應也！元和十年，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爲刺史，而宗元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宗元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韓愈柳州羅池廟碑）題詩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計有功唐詩紀事）柳民既皆悅喜，大修孔子廟。（韓愈柳州羅池廟碑）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宗元爲師；其經承宗元口講指畫爲文詞者，皆有法度可觀！（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嘗與其州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實爲元和十四年十一日！（韓愈柳子厚墓誌銘）三年孟秋辛卯，其神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走京師，請韓愈以書其事於石！（韓愈柳州羅池廟碑）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劉禹錫當自朗州司馬移刺播州。宗元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禹錫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舊唐書本傳）

旣而宗元疾革，自柳州以書抵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劉禹錫劉夢得文集柳先生文集序）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唐書本傳）迺以自力於文學詞章。每爲人言：「吾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淸，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本集答韋中立書）旣歿，韓愈實誌其墓，且以書諗禹錫，相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愈之言爲然，（劉禹錫柳先生文集序）而歎宗元爲不可及！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者深平淮西雅，足與愈平淮西碑頡頏。（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最工山水諸記，世以比元結之記

道州諸山水。宗元豐縟精絕。元氏簡濟高古。二子之文，未知所先後也！然後世言古文者，尤推宗元諸記！王鏊震澤長語至所為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韓愈之變態百出；張戒歲寒堂詩話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表聖文集題柳柳州集後使韓愈收斂而為宗元則易，使宗元開拓而為韓氏，則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張戒歲寒堂詩話或論「宗元文不如韓愈，韓愈詩不如宗元」者，李耆卿文章精義亦非極摯之論也！然唐人唯柳宗元深得騷學；韓愈李觀皆所不及！嚴羽滄浪詩話以其有德於柳州，而官於是，死於是；世稱之曰柳柳州云！

又與韓愈雅善，而文章為所稱者，有南陽樊宗師，字紹述。祖泳，開元中，舉草澤科，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父澤，建中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累官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撿校右僕射，卒官，贈司空。宗師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元和三年四月，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自其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其學無所不闚；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韓愈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

又出刺絳，綿絳之人，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韓愈迺銘其墓曰：「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李肇國史補）宗師爲文，與韓愈柳宗元同時，又相好也；視二氏之逸駕絕足，瞠乎若恐後之！將掉鞅爭先，則力之不能及。欲類柳襲沿，則恥爲之下。於是瘁心竭液，恢詭險僻，務奇以掩之，（張樞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跋）飾夷以艱，襞昭以幽，易常以異，有意爲之，（吳師道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跋）必以己出爲貴，不襲蹈前人一字一句。所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獨傳蜀綿州越王樓詩序絳守居園池記兩篇，僻澀不可句讀！而絳守居園池記播誦人間，多有注者。顧蜀綿州越王樓詩序罕傳其辭曰：「綿之城帝猖獗掀明威。瀰石硝馳。涪瀨左陵。淩紅稜鬱。天地逶行。癸壬且搠。跎踼於西北。蟠紅頷青。越王正故爲樓。重軒疊飛。門牕蒙傘。蹇蹇子始登，謂日月昏曉，可窺其背。雷霆合。風雲遇。霜星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頭纈，髻銜蓑芰。皆可察。旣繁視其

江帶，又極視其土崗。斷暴遠近，山嶮嶮若圐之東臯。天原開，見荊山。我其黃河，瞷然爲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目果星星過，歸尙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藍。其念蓄云：「危樓倚天門，如闔星辰宮。攙題薄龍怪，洄洄繞雷風。徂秋試登臨，大、霾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雕窮。石瀨薄濺濺，士山杳穹穹。昔人創爲逝，所適酡顏紅！今我茲之來，猶校成歲功，輟田植科畝，游圃歌芳叢！」計有功唐詩紀事殆不可曉！其絳守居園池記一文，僅七百七十七字，而注家紛紜，推測鉤貫，罔適定論。以迄有宋，歐陽修標讀而跋其尾曰：「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并留題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秪得其餘！柏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淸池翠蓋擁紅蕖！胡鬚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虙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臯陶暨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嫉世姣巧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謔爲坐娛！』歐陽修留題絳守居園池於戲！文衰八代，韓愈繼之！同聲有應，莫如四子！曰觀曰詹，雖明未融，至於宗師，乃僻益詭！規標未宏，而欲振靡！獨有柳州

競爽於愈；不懈及古，而又妙造自然，足當兩雄也！若其不爲琱章繪句，以矯六朝之靡麗；而又故爲僻奧，自李觀歐陽生乃至樊宗師，以爲高格入古，氣體雖異，而雕琢則一。觀乃言「文貴天成，」亶則然矣！而何容易乎！述韓友四子傳第四。

韓門弟子記第五

韓門弟子衆矣！尤著聞者：李翶、皇甫湜雄於文。（劉攽中山詩話曰：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詛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刻刺史李翶詩曰：「縣君愛塼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蒙清流。所向旣不同，塼鑿名自修。從他後入見，景趣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翶爾，而習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孟郊、賈島、李賀工爲詩。獨張籍兼能，而非其至！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唐書本傳）性詭激而能爲古體詩；（舊唐書本傳）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馮贄雲仙雜記）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舊唐書本傳）當時有名士皆與游。（唐書本傳）孟郊嘗爲愈言「籍有文章。」而愈佐董晉宣武軍汴州，聞籍在，延與之見，引坐中堂，開懷聽說，尤賢重之！既而州舉進士，愈爲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進士第。（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及註）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唐書本傳）及愈爲國子祭酒，以狀薦籍，謂其「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籍用是自祕書郎除國子博士。（韓愈舉薦張籍狀）顧籍性狷直，方

始締交，遽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遺愈書曰：「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歿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

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愈答書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又懼吾力之未至也，待五六十，然後爲焉！』又稱：『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所以爲戲！』以自說解。籍重遺以書曰：『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廣，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

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睹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兩書載本集）其文多佚，獨與愈兩書存！相其筆力，不爲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劖削；厲詞詰難，易爲駿快，而蓄以頓挫；奇崛不如皇甫湜，而矜愼略似，安雅遜於李翺，而遲重勝之！（四庫全書提要）尤喜爲詩，而樂府稱絕，清麗深婉，（劉攽貢父詩話）與元稹白居易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元體輕而詞

躁；遜籍思深而語精爾！（張戒歲寒堂詩話）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才各有宜，不可強文飾也！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劉攽貢父詩話）尤傳誦者：「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長於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流光漸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諸句，儻韓愈醉贈張徹詩所稱「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者！張爲取爲主客圖。（計有功唐詩紀事）然愈之於籍也，昔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末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途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若有不足之意！籍詩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騃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祗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雄超矣！白居易嘗稱之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姚合讀籍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由

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葛立方韻語陽秋歷水部員外郎，轉郎中，世謂之張水部。舊唐書本傳而好獎藉後進，知朱慶餘能詩，而未有名；遍索新製篇什數通，吟改後，只留二十六章，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清列以張水部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慶餘尙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當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籍明其進退，尋亦酬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誦者賞嗟！慶餘才學，因水部一詩，名流於海內矣！范攄雲溪友議終國子司業。唐書本傳有張司業集八卷傳於世。

李翺，字習之，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後；舊唐書本傳娶韓愈從兄弇之女；韓愈送李翺詩注從愈學爲文，而年少於籍，韓愈與馮宿論文書博雅好古。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舊唐書本傳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佞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敍其事，故善

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飾，但載事實。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李翺百官行狀奏）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翺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翺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翺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翺亦入爲禮部郎中。翺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宰相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翺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舊唐書本傳）州旱遂疫，逋緡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窮弱以安」（唐書本傳）

州有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翺至之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翺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尙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作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遘病沈困者；宴安沈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淸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翺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而夫人韓背疽，明日內潰；盆噦食，昏瞑百刻不醒，徧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啼寃；且歸咎於翺之梏桎李生也！翺以抗儷義重，息胤情牽，不得已解縲絏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某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愼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翺敬受教，卽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灺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併符以焚；伺夫人寢所，呻吟頓減，闔室相慶！昧旦，李生候謁；翺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翺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翺驚愕慙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而夫

人病漸減」（高彥休唐闕史）太和初，入朝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翺嘗贊其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翺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舊唐書本傳）一日賓宴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侍御史殷堯藩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翺詰所以；乃蘇州刺史韋公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適人，委身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翺為之吁歎曰：「吾輩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桂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聲，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騰，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侍郎舒元輿自京馳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范攄雲溪友議）君子以為難。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舊唐書本傳）亦以文章見推當時，諡曰文，（唐書本傳）與韓愈同。生平持論以為：「人號文章為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本集寄從弟正辭書）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

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敍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旣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敬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

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創意造言之大歸。然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本集答朱載言書又自言：『所敍高愍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本集答皇甫湜書其爲文章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四庫全書提要顧罕爲詩，獨見石刻贈藥山高僧惟儼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霄水在缾。』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蓋刺史朗州時作。計有功唐詩紀事而題金山寺詩曰：『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者，流響更無人！』周亮工因樹屋書影然傳者皆不以爲信也！四庫全書提要曰考開元寺僧書請翱爲鐘銘翱答以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銘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觀其書語豈肯向藥山問道者此石刻亦如韓愈大顛三書因其素不信佛而藉徒務欲言其敢依用彰彼教耳有李文公集十八卷，

傳於世。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賦陸渾山火長歌，甚有遒逸之句。韓愈和其歌曰『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眞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歷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浯溪詩刻後署）仕至工部郎中。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司東都。値河洛仍歲歉食；而湜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庖突無煙！有言於留守裴度者。度旣欽其才，辟爲判官。而湜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度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度平淮西之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度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居易，請爲刻珉之詞。値湜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湜而遠徵白某，信獲戾於門下矣！且湜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湜自此逝矣！』辭致激抗，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煩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湜頗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援毫濡揮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

僻，度尋釋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旣乃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皿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札大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吾之文，非常流之文也！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旣恐且怒，躍馬而歸！度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臠其肉。度聞之笑曰：「眞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自居守府至湜所，輦負相屬；洛人聚觀，而湜受之無怍！其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碪機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罵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高彥休唐闕史）顧盛名舊學，為後生所式，次之韓愈！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而僧孺亦及門。二人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唯命，一囊猶置於國門之外。」二人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何等？」對曰：「謂之樂句。」愈湜相顧，大喜曰：「斯

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人沉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愈湜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因此名振！（王定保唐摭言）其爲文章與李翺同出韓愈，翺得愈之醇雅，而湜得愈之奇崛。（四庫全書提要）翺文章貴平正，而湜議論務爲奇怪。翺文章求潔淨，而湜議論不廢華藻。答翺三書，盛氣攻辨，其大指以爲：「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本集答李生第一書）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無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本集答李生第二書）翺又以浮豔聲病爲詬厲。時翺方舉進士，而湜益非之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呼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

當嫉者——（本集答李生第二書）激切好褒彈，多迕少可。又作諭業一文，謂：「當朝之作，則燕公（張說）悉以許之；自燕公以降，試爲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枝幹，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蘇頲）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李邕）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賈至）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李華）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靑可挹，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尙書（獨孤及）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楊炎）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愼！權文公（權德輿）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廐，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韓吏部（韓愈）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飆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漑，或爽於用！李襄陽（李翺）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憯然高遠！故友沈諮議（沈亞之）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騫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揚班，皆一時之豪

耋，筆硯之麒麟！」有皇甫持正集六卷，傳於世。顧詩篇多佚，獨傳浯溪詩刻石一篇，曰：「次山（元結）有文章，可恠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槪。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王昶金石萃編）蓋論文之作，與諭業指相發也。集中止一篇，長短語錯落有氣勢，亦稱傑構。而白居易獨稱其涉江歌；其哭皇甫七郎中詩曰：「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計有功唐詩紀事）顧其詩不傳！然非無詩集也。司空圖論詩有曰：「愚嘗覽韓吏部詩，其驅駕氣勢，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爾。」據此，則湜自有詩集孤行，故文集中無詩，非不作也！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爲集耳！（陸游渭南文集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與李賀結交。（辛文房唐才子傳）元和七年，舉不第。李賀以詩送之曰：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計有功唐詩紀事）十年，侍郎崔羣下進士及第。涇原節度使李彙辟爲掌書記，爲祕書省正字。長慶中，補櫟陽令。四年，遷福建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辛文房唐才子傳）太和初，將之邠，出長安，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率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畜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衞。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以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

禮粲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廣楊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宮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

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太平廣記引異聞集）遂撰秦夢記，詭麗可喜。（記載本集亦見任蕃夢遊錄中）會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鎭出兵，久無功，乃授諫議大夫柏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取亞之爲判官。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葛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旣行，諜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刼同捷，耆遂斬其首。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亦坐謫南康尉。（唐書柏耆傳）張祜送以詩曰：『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緖斷，浦迴日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計有功唐詩紀事）亞之嘗客遊，爲小生所詆，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王定保唐摭言）以文章自負高世，然狂躁貪冒，輔其爲惡，頗憑陵晚達；故及於謫。（辛文房唐才子傳）後終郢州掾。（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常游韓愈門，（辛文

（房唐才子傳）與皇甫湜以文往來；其文則務為險崛，略似孫樵之學韓愈。惟孫樵發以古澹，而亞之出以警麗。如所作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解，大抵諱其本事，託之寓言；（四庫全書提要）頗可喜，皆可觀，近古小說家（王士禎池北偶談）也！詩尤有名，絕唱一時。杜牧以詩賞之曰：「斯人清唱何人和！草逕苔荒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計有功唐詩紀事）蓋甚為當時名輩器重云！（辛文房唐才子傳）有沈下賢集十二卷，傳於世。

孫樵，字可之，一字隱之，自稱關東人。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廣明元年，黃巢犯闕，僖宗幸岐隴，召赴行在，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藂其可觀者卅五篇，編成十卷。（孫樵集自序）其論文壹主於奇，承皇甫湜之緒論。嘗謂「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盧仝）月蝕詩，楊司城（楊敬之）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

捉搦」（本集與王霖秀才書）自言：「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本集與王霖秀才書；友人論文書）然持正遺辭，時傷完累。孫樵行文，出以峭拔。度長挈短，後來居上，特是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及樵則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彌不及於愈歟！（四庫全書提要）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翺橅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原遠而末益分。其衍李翺之安雅一派者，至則爲歐陽修之神逸，不至則爲曾鞏蘇轍之醇謹。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則爲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則爲蘇洵蘇軾之奔放。蘇軾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陳振孫書錄解題引）則非極摯之論也！

韓愈與孟郊友善；韓愈文至高，郊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趙璘因話錄）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學矯激於孟郊。俱名爲元和體。（李肇國史補）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唐書本傳）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酆郢而卒。郊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殺，人皆刼

刼，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郊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母夫人裴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一見愈爲忘形交。唐書本傳愈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及識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柳宗元龍城錄以是契會！而郊窮餓，不得安養其母，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李觀賞郊詩而哀其窮，爲上書補闕梁肅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李翺薦所知與徐州張僕射書而郊再不第，吟詩寫之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曰：『一夕九起嗟，夢知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尤袤全唐詩話及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登進士第，年五十四，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注纏寫以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花卽看盡，何其遽也！尤袤全唐詩話識者亦徵其氣度窘促！卒漂淪薄宦，詩讖信有之矣！唐辛文房才子傳旣得第，卽去從母不仕，間四年，選爲溧陽尉。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命酒揮琴，裴回賦詩終日，而曹務多廢！令季操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竟以窮去！陸龜蒙甫里先生文

（集書李賀小傳後）去尉二年，而韓愈分司東都，賦薦士詩，稱郊之賢以薦於尚書留守鄭餘慶；（詩見昌黎集）而奏爲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郎。餘慶實親拜其母於門。母卒五年，而餘慶移興元，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奏郊以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餘慶給錢數萬營葬。（辛文房唐才子傳）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傳有孟東野集十卷；惟末卷有書二篇，贊一篇，餘皆詩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郊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四庫全書提要）如「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太行橫偃脊，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張戒歲寒堂詩話）思苦奇澀，讀之每令人不懽！（辛文房唐才子傳）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而自蘇軾詩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蟚蟹，竟日嚼空螯！」又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始有異詞！至元好問論詩絕句，乃重貶曰：「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韓愈而鄙薄郊至矣！方是之時，韓愈與白居易兩家，詩俱學杜甫！而愈更欲高，白更欲卑。愈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爲綺，則爲溫李，（溫庭筠李商隱）爲宋之西崑。（田況儒林公議曰：楊億在兩禁，變文

章之體劉埒錢惟演輩從而效之以新詩相屬和億後編敘之題曰西崑酬唱集四庫全書提要曰西崑酬唱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研華而不乏興象自愈衍而入於奧，則爲郊島，爲宋之西江。江西詩派之說發於呂本中其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明陳師道以下二十五人詩法相傳而皆出自黃庭堅杜詩之衍韓愈白居易兩派，猶韓文之有皇甫湜李翺兩家。而唐詩韓愈之後有孟郊，則猶西江黃庭堅之後有陳師道，由雄入峭，化奧爲幽，悽惋寒景，蹊逕正同！

自孟郊之死，而韓愈極稱賈島以爲可繼郊之後也！蓋二人苦澀之趣有相同，遂駢稱郊島云！島，字浪仙，范陽人也。晉公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孟棨本事詩既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其辭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尙極清。露華凝任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幷烏鳥，俱懷害爾情！」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爲十惡。何光遠鑒戒錄尤袤全唐書話初平曾以詩人恃才傲物，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曾投謁，未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杭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竪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句吳！」平聞之；

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蟄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雲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子細看！」平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覩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厚送饉賂餞行。曾乃去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在成都賓館，則李珏郎中，郭圓員外、陳會端公、袁不約侍郎、來無擇書記。（疑有脫誤）薛重評事，皆遠從固言；可謂幕府之盛矣！曾每與諸公評論，則言笑彌日；侍於固言，則輕佻無所畏忱，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深白之狀，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固言罕作文章，發於庠序也。固言覽，命推出；不踰旬，又獻鱸鯨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鵰鳶所獲；奈魴魚之笑何！固言覽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贄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曾又作潼關賦以刺中朝；言：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不見巖巖無具瞻之才也！乃與賈島齊譴。（范攄雲溪友議）島既被逐，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旋往京，居青龍寺。（辛文房唐才子傳）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爲詩自傷曰：「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尤袤全唐詩話）元和中，元稹白居易變尙輕淺。島獨按格入僻以矯浮豔。當冥搜之際，前有王公貴人，皆不覺游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嘗歎曰：

「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峯隱者耳！」辛文房唐才子傳得句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尋自題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嵩丘有草廬，欲歸未得，逗留長安，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嘗跨蹇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曰：「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以「秋風吹渭水」爲對，喜不自勝！因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且釋之；後復乘閑策蹇，訪李餘幽居，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推月下門。」又欲作「僧敲，」煉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旁觀亦訝！時韓愈尹京兆，車騎方出，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到馬前。島具實對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迴避。愈駐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歸，共論詩道，結爲布衣交！按韓愈尹京在長慶三年而集中有送無本師歸范陽一詩云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啖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連菼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老懶無鬬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獰飆攪空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慰女別後覽乃以元和六年冬作時愈爲河南令不應至尹京時方與島相知傳者云云聊舉以備異說耳遂授以文法，去浮屠，舉進士。愈贈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郊寒島瘦，遂以駢著，然釋島作，

遠非郊儔！郊筆峭而味永。島體拗而意率。郊瘦而出之以鍊，妙能屈折。島瘦而抒之以直，病無開闔，郊
詩如純鋼百鍊，汰滓存精。島作如枯木一橛，直幹無姿。郊效韓之硬而變以峭。島有郊之病，而無其利。
特其五言律幽僻絕塵，開晚宋四靈之蹊逕。既及第，寓居法乾無可精舍。姚合、王建、張籍、雍陶皆琴樽
之好。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於島案上取卷覽之！島不識，因作色攘臂，睨而奪取
曰：「郎君鮮醲自足，可會此耶！」帝下樓去！既而覺之，大恐，伏闕待罪。上訝之！曰：「方知卿命薄矣！」
他日有中旨令與一清官謫去者，乃授遂州長江主簿。辛文房唐才子傳 道中有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
梓州。長江何日到？行客替生愁！」既之任，屆東川守者厚禮之。島獻感恩詩曰：「匏革奏終非獨樂，軍
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間收雨點，貔貅闔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
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恩。」尋移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處訪先生？豈料多才
者，空垂不第名！聞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老而無子，因啖牛肉，得疾。尤袤全唐
詩話 死之日，家無一錢，唯病驢古琴而已！當時誰不愛其才而惜其命薄！島貌清意雅，談玄抱佛，所交悉
塵外之人；況味蕭條，生計齟齬。辛文房唐才子傳 詠朝飢云：「市中有樵山，此舍無朝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

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計有功唐詩紀事）每至除夕必取一歲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痛飲長謠而能。（辛文房唐才子傳）王建寄島詩云：「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臥，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紅落葉，覺寒重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爲愛鸕鷀雨裏飛！」姚合寄島云：「寂寞荒原下，南山只隔離。家貧惟我並，詩好復誰知？草色無窮處，蟲聲少盡時！朝昏鼓不到，閑臥益相思！」（計有功唐詩紀事）荒寒可想矣！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爲意，淡然躡陶謝之蹤，如片雲獨鶴，高步塵表！（蘇絳賈君墓志）有長江集十卷傳於世。有警句，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幷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尤袤全唐詩話）亦爲時所傳誦云！

盧仝，亦范陽人，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辛文房唐才子傳）通春秋。（許顗彥周詩話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詞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爲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家甚貧，唯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終日苦哦，鄰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爲諫議大夫，不起！時韓愈爲河南令，愛其操，敬待之。嘗爲惡少所恐，訴於愈；方爲申理，仝復慮盜僧主人，

願龍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間，月蝕，仝賦詩，譏切元和朋黨，愈極稱工。辛文房唐才子傳）爲效其體，題曰：「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昌黎集月蝕詩）細按其實，乃刪盧仝冗語耳；非效玉川也。愈雖法度森嚴，而無盧仝豪放之氣，（玉川子月蝕詩效作題下注）然仝自是爲人指目嫉恨。會王涯秉政，胥怨於人，及甘露之禍起，仝偶與諸客會食涯書館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盧山人也，於衆無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來宰相宅，容非罪乎？」蒼茫不能自理，竟及於難。仝老無髮，刑人於腦後加釘；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爲讖云。仝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婉縟有餘，而仝之所作特異，自成一家，語尙奇譎，讀者難解，識者易知，後來倣效比擬，遂成一格宗師。（辛文房唐才子傳）有集一卷，今傳。

劉乂者，亦一節士。不知其所從來，在魏，與焦濛、閻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飲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李商隱記劉乂）塞上逢盧仝曰：「直到桑乾北，逢君野不眠。上樓腰脚健，懷土眼睛穿。斗柄寒垂地，河源凉徹天。羈魂泣相向，何事有詩篇！」（計有功唐詩紀事）其詩篇酷效盧仝孟郊之體，造語幽蹇，議論多出於正；（辛文房唐才子傳）時樊宗師文亦尙怪，見而獨拜之。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俯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

酒食為活。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而愈碑銘獨唱，潤筆之貨盈缶；因持案上金數斤而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不能止！（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劉乂記）其曠達至此！初盧仝履道守正，反關著述春秋之學，尤所精心。時人不得見其書！惟乂愜願，曾授之以奧旨，後無所傳。（唐辛文房才子傳）乂剛直能面白人短；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李商隱劉乂記）卒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去游齊魯，不知所終；詩二十七篇今傳。（唐辛文房才子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元和江標景宋刻入唐人五十家小集者也。

李賀，字長吉，鄭王之孫也。七歲能辭章，名動京邑。韓愈皇甫湜覽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豈有不識之理！』遂相過其家，使賦詩。賀總角荷衣而出，欣然承命，旁若無人，援筆寫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由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目為高軒過。（王定保唐摭言）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親為束髮。（唐辛文房才子傳）或說：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謁客歸，極困，門人呈

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即援帶命邀之。張固幽閑鼓吹 自是名聞搢紳！時元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稹恨之，制策登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爲衆所排！愈重惜之，爲著諱辯。然竟不能上！康駢劇談錄 後官至太常寺奉禮郎。辛文房唐才子傳 賀爲人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常從小奚奴，騎跛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賀乃從婢取所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而賀往往獨騎往京洛，所至或時有，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李商隱李義山文集李賀小傳 賀詩稍尚奇詭，而別出於郊島，組織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警邁，絕去翰墨畦逕，時無能效者！辛文房唐才子傳 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張籍以意爲主，而失於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於少理。張戒歲寒堂詩話 顧善樂府詞，句意新麗，張讀宣室志 而能諧於律呂，歎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

業矣！」忽疾篤，辛文房唐才子傳 恍惚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賀。」賀了不能讀，欲下榻叩頭言：「阿㜷賀呼母語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賀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賀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賀竟死！李商隱李賀小傳 時才二十七！辛文房唐才子傳 而太夫人哀之慟！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太夫人曰：「賀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賀且深！賀從小奉指命，能通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豈不苦哉！然賀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太夫人詢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賀業於詞，故召賀與數文士輩，共撰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賀輩纂樂章。賀今爲神仙宮人，甚樂；願夫人無以念！」既告去，太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張讀宣室志 賀既死，侍郎李藩綴集其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定！」藩喜，併付之。彌年絕跡，藩怒，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藩大

愁，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張固幽閑鼓吹然賀且死，嘗授沈子明平生所著歌詩，釐爲四篇，凡二百三十三首；杜牧序之。而世稱之曰昌谷集者，以賀家於昌谷也！昌谷地近洛陽魏晉以下，人不事師！獨韓愈奮不顧流俗，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柳宗元與韋中立書以故韓門弟子獨盛！李翺、李漢、皇甫湜、爲愈之徒；而孟郊張籍亦從愈游；又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唐書本傳其人雖不必盡受業；張籍愈書，極論往復，稱名，稱執事。李翺祭愈，則呼曰兄；尤不以弟子禮自居！然其詩文之法，或親承緒論，而受愈之奬引者爲多！宜春黃頗師愈，亦振名。而與愈遊者，有死，即卹其孤，爲畢昏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王保定唐摭言惟愈於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孟郊極口推重，匪曰撝謙，蓋不徒然！張戒歲寒堂詩話云！述韓門弟子記第五。

韓文籀討集第六

韓愈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皇甫湜爲愈墓誌亦云：「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政，邪觝異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要之游文六藝，留意仁義，蓋儒家之支與流裔云。

劉熙載藝概曰：「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眞爲補虛消腫良劑」又曰「論文或專尙指歸，或專尙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爲言，可謂觀其備矣」此兩條眞道得韓文盡

韓愈答李翊書自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愈之意以爲言；指歸本之六經，氣格融蛻兩漢。而所謂「遷雄之氣格」者，又當分析而論。大抵行氣布局學司馬遷，選字造句出揚雄也。然而未盡自余論之：韓愈議論學賈誼董仲舒。序跋似劉氏向歆。傳記橅國策史記。碑表出班固蔡邕。而運之以司馬遷之灝氣，澤之以揚子雲之奇字。韓文起

八代之衰，只是集兩漢之成。

南北朝之末，文勝之極，窮則反本。宇文代周，創業文帝，頗欲有革於浮華，於是蘇綽倡言古文，務存質樸，憲章虞夏，作爲大誥；蓋經誥之氣格也。而韓愈之於經誥，只是約其指歸，而不襲其氣格；所以倡古文與蘇綽同，而言氣格與蘇綽異；然韓愈亦有襲經誥之氣格者，其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諸篇乎！李義山詩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是也。

舊唐書「遷雄之氣格」一語，吾常析言之曰：「行氣布局學司馬遷，選字造句學揚雄，」今更申其意曰：「運以司馬遷之逸氣浩致，以上闚周秦諸子之閎肆。綴以揚子雲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書之雅健。」柳宗元答韋珩書，以爲「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遷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正以有奇字瑰句，而欠逸氣浩致也。時賢章炳麟文亦然，儘有奇字瑰句而不能運；句都死著紙上。

韓愈之文，所以開八家之宗，而不爲傖野者，在運氣以馭辭，又鑄辭以凝氣，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

就造辭論：韓柳疏而能密，而歐、蘇、曾、王，則下筆駿快，能疏而不能密矣！就結篇論：韓柳密而能疏。而歐、蘇、曾、王，則匠心布置，能密而不能疏矣！特是柳之出筆峭，而韓之來勢雄，所以面目各異！

韓愈之文，李翺得其筆，皇甫湜得其辭，皆於氣上欠工夫，歐陽修得其韻，蘇氏父子得其氣，又於辭上欠工夫，韓愈所以爲不可及！

仁和譚獻復堂日記曰：『閱唐書，文體弘遠，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哂！如師老爲師耄，不可忍爲叵可忍，不敢動爲不敢搖，直兒童語！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殆退之作俑耳！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中消息，承學者參之！』章炳麟嘗問業譚氏，而序吳江金天翮天放樓文言，謂：『宋得韓氏之辭，歐陽得韓氏之勢，』蓋本之師說云。

閱昌黎集卷一，凡賦四篇。而感二鳥、復志、閔己三賦，獨爲悲激頓挫，體格依仿離騷。然離騷雅壯而多風，故倫序而寡狀。韓愈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又離騷文麗而意婉，美人香草，比興之辭多；韓愈情發而理昭，浩氣直節，賦之意多。曹子桓謂屈原優游緩節，吾獨謂韓愈鮮明緊健。優游緩節，所以咀味不盡。鮮明緊健，只是言盡意止。晁無咎遽以續騷，談何容易！

閱昌黎集第十一第十二兩卷雜著，相其體製，不外二端：其一原道析理，軒昂洞豁，汲孟子七篇之流，如五原對禹問，是也。（姚鼐古文辭類纂敍目曰：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其一託物取譬，抑揚諷諭，爲詩教比興之遺；如雜說、獲麟解、師說、進學解、圬者王承福傳、訟風伯、伯夷頌，是也。（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曰：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

姚鼐言：「論辨類，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而詩大雅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言部同。）諸子著書，有言有語：言者，抒所見而直言，老子荀子，是也；語者，假主客以詰難，孟子莊子是也。韓愈論著，則原道原性諸作，抒所見而直言也。行難、對禹問、爭臣論諸文，假主客以詰難者也。要之盡意期於雄肆，取譬出以詼詭。

主客之體，有以表情抒慨者，近於詞賦；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客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是也。韓愈進學解以之。有以論事析理者，毗於諸子；孟子戰國策是也。韓愈對禹問爭臣論以之。

揚子雲文章，工於造辭，而滯於行氣。而愈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然余謂韓愈五原對禹問之作，洞爽軒闢，筆力橫恣，定得力於孟軻；而與揚雄之僻澀以

爲古者異趣。

唐文疏，宋文密。唐文直起直落，意到筆隨。宋文間架先定，出以經營。而愈原道，承周秦諸子之遺，直起直落，自然雄肆，原性開唐宋八家之蹊，匠心布置，間架已具。

議論之文，貴乎筆有斷制，語無挪移；娓娓亹亹，所論不必盡是，而明白主張，自足以奪人之心，易人之意。讀韓愈五原對禹問可見。

韓愈文有兩種筆力：原道筆能奔放，如風發雲湧，筆力之能雄肆者也；對禹問語有斷制，如刀斬斧截，筆力之能嶄峭者也。王安石嶄峭而不雄肆；蘇東坡奔放而欠嶄峭；各得韓愈之一體。

原道之作，不始韓愈。淮南鴻烈解，劉勰文心雕龍，皆以原道弁其書；而與愈同題而異趣。蓋韓愈原道於仁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二劉原道於自然。韓愈將以有爲。二劉性任自然，此其較也。惟勰與安，則又同趣而異爲，蓋安以周秦政敗於多制，而民燋焉不樂其生，故著原道以明無爲之治。勰覩齊梁文競於雕華，而義牽焉以匿其旨；故標自然以捄文勝之弊。義各有當，而指歸於一。

論衡本性篇稱：「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

性善惡混者，中人也。」此韓愈原性三品之說所由本也。原道筆有唱歎。原性語有裁斷。一以情勝。一以理勝。

原毀文氣疏宕，而化偶爲排，開蘇氏父子策論一派。原道力闢佛老；原性鋪說三品；而於性道之大原，俱欠發揮；只是說道說性，而未探原。獨此原毀入後言「有本有原，」頂門一針，於題義爲不漏。

對禹問「天之生大聖也不數」一段，意從韓非難勢中段脫胎；而筆勢恣橫。

雜說談生之爲崔山君傳一首，從荀子非相列子黃帝兩篇脫化而出。

國策楚策；汗明說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于梁乎！」感槩淋漓，別有奇趣。而愈雜說世有伯樂一首，及爲人求薦書，皆用其意而變化之；然終遜汗明之奇俊！

雜說一、雜說四、獲麟解，短篇文字，而渾灝流轉，滂沛寸心，眞有尺幅千里之勢！陳石遺先生論楊

誠齋詩，以爲非盧筆透紙背也！言時，摺其衣襟，既向裏摺，又反而向表摺，因指示曰：「他人詩，一摺不過一曲折而已。誠齋則至少兩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摺又向左。誠齋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總而向右矣！」(語見談藝錄)而愈此數篇文心之妙，亦正似之！

自古短篇拗折，莫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傳。然安石筆峭而勢不厚，瘦削峻嶒，不如韓愈之海涵地負，放恣縱橫！韓愈雄峭而能渾化，遠勝安石之巉刻見骨。

閱昌黎集讀荀子、讀鶡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篇。按說文，籀讀互訓。言部：「讀，籀書也。」竹部：「籀，讀書也。」揚雄方言：「抽，讀也。」「籀」「抽」古通。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抽」。抽繹其書以發厥旨，是之謂「讀」。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列侯至便侯，」曰「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諜，」曰「太史公讀秦記，」如此者不一；皆謂籀繹其書以發厥指也。而愈讀鶡冠子，讀墨子，撮其指要以爲籀繹，是謂正宗，至讀荀子，讀儀禮，則別出議論而不限於籀繹其書；斯變格矣！此亦文章辨體之所不可不知也。

讀荀子於四篇中爲最雄駿！以孟軻揚雄作陪，借賓定主，一出一入，兔起鶻落。孫樵與王霖書謂：「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此眞善道得韓文情狀。然進學解謹布置，未脫東方客難揚雄解嘲窠臼；不如此讀荀筆情軒昂，乃復似之柳宗元謂『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肆意』二字亦妙。卽如讀荀子篇幅不長，而筆意自肆！

司馬光揚子序曰：「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所共宗仰。然揚子之書最多，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於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韓愈盛推孟，而光獨宗揚。宋儒多在韓退之門下討生活；歐、蘇、曾、王之論文，二程張朱之尊孟，其燦然者已！獨司馬光超然絕出，不囿風氣。其論學不信孟子，疑孟有書。其文章直起直落，質實駿爽，不爲描頭畫角，而眞氣貫注，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可謂卓然有以自立者！世人淺見寡識，論古文限於八家；而不知司馬光疏疏落落，

直欲置身八家以上，余故特表而出之云。

昌黎集卷十三，子產不毀鄉校頌，亦如伯夷頌，借古人以抒感慨；不過伯夷以自況；子產以諷時宰；言情達志詩教之比興也。非止韓愈爲然！儒者論史，其指在陳古以監今。賈生過秦，必卒之曰：「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又如左太沖鮑明遠詠史諸什，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豈眞閒管古人是非哉！知此者可與道古，可與論文。

張中丞傳後敍夾敍夾議，議論折衷一是以正流傳，敍事撰次所聞以補闕遺，出入剸截，其文縱厲而峭實。

汴州東西水門記渾樸簡峻，出自詩書之頌誥，東京班蔡有其雅練矜重，而無其鮮明緊健。

畫記學周官、考工記，於謹細中見神妙，於妥貼中臻變化，此與汴州東西水門記，皆徵學古入化；與揚雄王通字摹句擬，死著句下者不同。揚王存其面目，出筆便僵，而愈運以神明，無句不活。皇甫湜爲愈墓誌，以爲「茹古涵今，亡有端涯；」轉換無迹，乃見茹古者深！

藍田縣丞廳壁記寥寥短章，老健簡明，憤激而出以詼詭，感槩而寓之蕭閒，命意最曠而逸，得司

馬子長之神髓矣！

閱昌黎集卷十四無出色者，獨鄆州谿堂詩序，句鍊而氣遒。爭臣論，文贍而義明。

鄆州谿堂詩序，廉而能肆，遒而得安，極似柳宗元早年文字；蓋合國語之雅鍊，國策之勁驚，而融裁爲一手者；故能儁桀廉悍如此！

以鄆州谿堂詩序之遒雅，與汴州東西水門記之端凝，而姚鼐選古文辭類纂，題下皆祇一圈；無亦過爲矜莊以損神明；未能鋒發而韻流也！爭臣論，氣便疏蕩，此中消息，亦宜有以闚其微。

鄆州谿堂詩序，以國語之雅鍊，融國策之驚勁，得筆之遒，而不入於危仄。爭臣論，以左氏之浮夸，化國策之恣肆，得氣之疏，而不流於矜張。

閱昌黎集卷十四之十九，皆書啓。而文心雕龍書記篇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若韓愈書辭氣紛紜，有餘於條暢任氣，不足於優柔懌懷；散鬱陶而未能從容，託風采而失之激切。曾文正謂：「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自稱：「每爲文章，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讀韓愈書，志氣盤桓，未免偃蹇而驕，作之於矜。

文之痛快者每不沈著；宋之蘇軾，是也。沈著者嫌不痛快，漢之劉向，是也。惟國策乃沈著而痛快；蓋韓公書體之所由放也；而沈鬱頓挫，則又非國策之所有！

韓愈書體博辨明快，蓋得國策之體，而沈鬱頓挫，又得太史公之神。

昌黎集卷十五與孟東野書，答尉遲生書，皆以沈鬱頓挫見意一卷之俊！

上李尚書書，上襄陽于相公書同一諛非其實；而上于相公書蕩軼飛揚，顧盼有奇致！

戰國策士之遊說，其用意類能預立地步。韓公書亦然。觀上留守鄭相公啓，上張僕射書，與于襄陽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答呂毉山人書，未爲人占地步，先自己站地步，高睨大談，不免矜心作意，而自兀岸可喜！至上李尚書書，上襄陽于相公書，擡得人家身分太高，便自己地位稱不過；文儘岸異，而氣未振絕！上兵部李侍郎書，三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幷不爲自己留地步，徒爲佖佖俔俔，低首乞憐，惟三上宰相書之氣肆；肆則猖狂恣睢之中，不免聲竭氣嘶。上兵部李侍郎與陳給事兩書之辭婉；婉則

文明從容之辭，益見氣卑辭靡，幾乎無適而可，此遣言措意之所以貴能預立地步也！

答崔立之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與李翺書，與崔羣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答陳商書諸首，不論篇幅長短；韓公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寫出胸中一段憤鬱，直起直落，文勢極寬衍，而氣自緊括，沈鬱頓挫，學太史公神到秋毫顛須；與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同讀，方知其妙；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答尉遲生書，與馮宿論文書，自道文章用力甘苦，尤喫緊在「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兩語；意自悲憤，而氣極浩落，亦得文章沈鬱頓挫之妙！與鄂州柳中丞兩書，慨當以慷，雖未沈鬱，而極頓挫！

閱昌黎集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三卷送人序；其中有端凝簡峭而如史筆者；如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殷員外序，送鄭尚書序，送水陸轉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是也。有婀娜搖曳以爲多姿者；如送許郢州序，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贈崔復州序，送王秀才含序，送楊少尹序，是也。大抵端凝簡峭，斯見勁；王安石以之。婀娜搖曳，則餘妍；歐陽修以之。

送孟東野序，送廖道士序，送高閑上人序，憑空發論，妙遠不測，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

而正事正意，止嘗然一見，在空際蕩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此太史公平準封禪諸書，伯夷孟荀屈賈列傳法也。特其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未極神妙自然之境。惟廖道士序，直落直轉，直接直收，具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得太史公筆意。送孟東野高閑上人兩序，則得太史公之章法，而未得其筆意，章法可以迹求，而筆意則神明之運。

送許郢州序，贈張童子序，不以頌而以規，深得古人以言相贈處之意。

送石處士序，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章法牝牡，自爲映帶，乃用太史公李廣與衛青霍去病兩篇，牝牡見意之法。

閱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員外文，祭河南張員外文，祭侯主簿文，雖在話念平生，情事曲繪，而跌宕俊邁，鼓舞鏗鏘，不可以方物。四言韻文，其原出於雅頌，雍容揄揚。漢魏人爲之，未嘗出其窠臼，多重鋪敍。而韓愈獨創爲刻畫，千形萬態，橫恣溢出。又漢魏人爲四言韻文，亦效雅頌之凝重肅括；而韓愈神彩飛揚，獨出以軼宕俊偉；雖敍實事，必驅遣陵跨，令於空際飛馳。祭辟助教文，祭柳子厚文，瘦折奧峭，又是一格，後來王安石多摹之。

潮州祭神文第二首，別出才調，不爲四言而峭健壁立，岸然入古；音節以幽噎暗啞而益臻沈鬱頓挫！

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飾，縱筆一揮；而於噴薄處見雄肆，於嗚咽處見深懇，提振轉折，邁往莫禦，如雲驅飆馳，又如龍虎吟嘯，放聲長號，而氣格自緊健。

碑誌文有兩體：其一蔡邕體；語多虛讚而緯以事歷；文選文苑英華諸碑多屬此宗。其一韓愈體；事尚實敍而裁如史傳；唐宋八家以下多屬此宗。

昌黎集卷二十四之卅五碑誌：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曹成王碑，劉統軍碑，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墓誌銘，唐故相權公墓碑，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王侯將相也。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文武具寮也。施先生墓銘，貞曜先生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經生文儒也。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

墓誌銘，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忠臣畸士也。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服食方士也。李元賓墓誌銘，柳州羅池廟碑，柳子厚墓誌銘，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韓滂墓誌銘，女挐壙銘，乳母墓銘，至親好友也。隨事賦形，各肖其人。其氣渾灝以轉；其辭鑄煉以凝；氣載其辭；辭凝其氣；奇字奧句，不見滯筆；豪曲快字，不見佻意；骨重氣駛，章妥句適，一集之中，此爲第一！後世唯元好問足以嗣之；奇字奧句，不免滯筆者；龔自珍，魏源，章炳麟是也。豪曲快字出以佻意者；蘇軾，陳亮，袁枚是也。

曹成王碑，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柳子厚墓誌銘，長篇雄恣，不見累句。李元賓墓銘，登封縣尉盧殷墓誌，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滂墓誌銘，女挐壙銘，乳母墓銘，短幅遒勁，亦有餘勢，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韓愈答李翊書曰，「唯陳言之務去；」銘樊紹述曰：「唯古於詞必己出。」觀其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烏氏廟碑銘，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袁氏先廟碑，橅範誥頌，故爲樸茂典重而無一字

一句襲詩書。施先生墓銘，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唐故相權公墓碑，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髣髴崔蔡，出以矜愼簡鍊，而無一字一句襲班范。祇是融其氣格，而不襲其字句；含英咀華，所以不可及！

曾文正言：「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柳子厚鄭君兩篇爲偶。推此而全集可以爲偶者甚多。」余廣其意曰：「曹成王韓宏兩篇爲偶，以寫將略。柳子厚鄭君兩篇爲偶，以敍交友。張徹當與孔戡爲偶；同一佐藩不屈，而昌黎筆意亦相類。張署當與辥公達爲偶；同一負氣自高，而昌黎銘辭尤相同。樊宗師與孟郊爲偶；以鉤章棘句。李虛中與李于爲偶；以服食長生。推之烏氏廟碑銘與沂國公先廟碑銘爲偶；一健一雅。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與乳母墓銘爲偶；一安一適。

劉昌裔有劉統軍碑，又有唐故檢校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柳宗元有柳州羅池廟碑，又有柳子厚墓誌銘，王仲舒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銘，又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一人兩敍，而無一筆相犯；可以悟文章剪裁之妙。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一弟一兄，兩篇墓誌，瘦折奧峭，不用順文，而用逆敍，體特相類。而司勳筆情警矯如神龍，左丞神氣渾穆如木雞，文格有意相犯，筆意各自不同。

曹成王碑，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瑰字險句，造辭奇崛，皇甫湜專學之；而特遜其票姚之勢，緊健之格。

柳州羅池廟碑敍柳侯爲州之績，而徵其效於『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鴨雞，肥大蕃息；』一樸而彌旨。後來張皐文書左仲甫事敍左治霍邱，『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傴僂提携』云云，一篇文字，卽自此胎化而出；文格亦相放依！

文心雕龍論誄碑曰：『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蓋碑誌以敍事爲體，不以抒情爲本；以昭德爲美，不以議論爲貴。觀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撫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以李君服食致死，而歷著並時所見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戒；皆非碑誌正

體。

平淮西碑，與元和聖德詩體格相同。

閱昌黎集卷三十六雜文，而毛穎傳特以筆墨遊戲入之。然細籀昌黎集，得傳三篇：一圬者王承福傳，借題抒慨，筆太快利，而蘊蓄不深厚。一太學生何蕃傳，有意作態，文似矜莊，而波瀾不老成。獨毛穎傳筆墨游戲而閎深肅括，自然老健；須玩其神氣有餘於篇章之外。若王承福傳，則意到筆隨，議論太盡；可以發人深省，而未足耐人咀味。至何蕃傳，則著意揚詡，語絜意矜，絕不見有蒼莽之勢，縹渺之神；祇見其氣窮而力竭耳！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與柳宗元宋清、橐駝、梓人、李赤、蝜蝂諸傳，能近取譬，卽小喻大，諸子之遺，而非史傳之體。言文章辨體者當致謹於此。

送窮文入後稱「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與進學解歸結於「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同一機杼。惟進學譬解自己；而此託之鬼口，意尤詼詭。進學之文，閎放有氣勢；而此則節短勢險，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以責備爲安慰；辭氣似嚴而意實寬。韓愈驅鱷魚文以慰遣爲放逐；意思本寬而辭特峻。又相如捭闔有縱橫之意；而昌黎嚴峻得誥諭之體。曾文正乃謂告鱷魚文文氣似諭巴蜀檄，竊所未解。

昌黎集，卷三十七行狀僅兩篇：一贈太傅董公行狀。一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而董公行狀，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議論；前半實敍，後半虛寫，想係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祿固寵，無可稱說。觀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於無可著筆處著筆；行文儘俊偉，而細按無事實，虛摹風度，酣暢淋漓；可以悟文章虛實兼權之法。

贈太傅董公行狀與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大開大闔，同一精彩。惟許國碑格緊詞峭，其勢峻。董公狀氣雄勢逸，其文肆。蓋碑施勒石，語貴矜練；而狀上史官，詞宜信達；所施攸異，格亦隨之。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兀岸中見嫵媚，情韻不匱。

閱昌黎集卷三十八之四十，表狀。論佛骨表，辨切而多風，急言竭論，氣自優衍。潮州刺史謝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鳴號，文卻雅壯。跌宕昭章，不爲縹渺浮音！

學佛本非爲長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卻亦並無證據。韓公無中生有，兩兩相形；語出懸揣，卻說來鑿鑿有據；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然其意實出唐高祖時傅奕詆浮屠法疏。

黃家賊事宜狀，論淮西事宜狀，鮮明緊健，又是一格！

閱昌黎外集十卷，皆李漢四十卷之所不收者；菁華已竭！披沙揀金，獨答劉秀才論史官書，爲柳子厚所駁，人人以爲口實。然遜辭謝不能；而岸異雋桀之氣，躍躍字裏行間；如伏櫪老驥，氣雖不振，而顧盼偉然。河南府同官記，不過府主自詡宦達稱其得意；冗絮處，獨以健倔出之，層見複敍，而筆力堅凈，他人無此也！

卷六之十，順宗實錄；一事之敍，必溯原委；一人之見，具詳生平，皮裏陽秋，具見經營，與普通排比作日記簿者不同。本集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自稱：『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頗能自道其實。惟記王伾王叔文，未得其平；嘉定王鳴盛西莊著十七史商榷，力辨之。又過求詳實，未能精簡老健；亦與生平筆力不稱。

韓文披閱數過，自謂極盡利鈍。林琴南窮老盡氣，治此書未能逮吾十一；以琴南讀書太少，又思

不深入；而吾則貫串羣書以讀一書，好爲深湛之思；宜有以勝之也！

韓門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翺與皇甫湜，而孫樵則衍湜之一體。不併論三家，不足以窮韓文之流變也。

閱李翺文公集十八卷，大抵議論宗旨，多本孟子；鮮明主張，亦髣髴似之；而稍嫌辭費，遜其緊健！復性書，卽推闡孟子性善之論。平賦書，亦變化孟子經界之說。議論文：韓愈學孟子；肆而得雄。李翺學孟子，肆而爲冗。此如秦武王無烏獲之力，而爲烏獲之舉鼎，不免絕臏；天分所限，無可如何！李翺祭韓愈文，稱其文章「開合怪駭，驅濤湧雲」；而與陸傪書則謂：「愈之文，其詞與其意適，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此眞識得文章之妙。翺之所以不如愈，卽在少此下筆疾書氣象；而有意爲開合，詞儘肆而不能與其意適。

李翺書牘，亦如韓愈氣矜之隆，一副正人君子面孔，令人難耐。其尤甚者，干乞之書，而架子十足；滿口不在乎此；而又仰首鳴號，絮聒不休，等於惡丐強乞，其病在一味滌蕩任氣，而優柔懌懷之意全無！此唐宋八家之所以不得爲書牘正宗也！答獨孤舍人書獨簡傲有雋意。答皇甫湜書便傷矜。答朱

一本作梁一本作王載言書，氣局緩散，雖有意爲肆，而通篇振不起；然藉此以徵李氏論文之旨。

百官行狀奏雖未豪俊，而平正通達。

韓愈行狀，爲集中第一篇文字；只是從幼到老，順次敍去，而提挈頓挫，自然起伏。歸震川謂：「史記如平地忽見高山；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長；如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來。」此文乃臻此妙。

高愍女碑，楊烈婦傳，翺與皇甫湜書，自詡「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然以議論爲波瀾，太著迹。李氏之文，病在不能強，又不爲弱；既不能爲孟軻太史公之勇猛健舉；又不如班孟堅蔡伯喈之優游緩節；一振不起，便覺聲嘶力竭。楊烈婦傳以議論作結，而綴系以贊曰，疊床架屋，誠不免劉知幾所譏！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贈司空柏公神道碑，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贈司空楊公墓誌銘，贈工部尙書武公墓誌銘，皆佳；凝重而不傷板滯，平直而致有波瀾，洵爲集中之勝！大抵李翺之文，不宜馳騁，不適鋪排，祇是順理成章，自然安而得適。

故處士侯君墓誌，叔氏墓誌銘，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掬帩之筆，饒有嫵媚。王安石碑

誌，往往有此。

祭吏部韓侍郎文，作色張之，而行氣緩慵，布局散漫；轉不如祭劉巡官文之惻惻短篇，如從肝肺中流出。

行己箴，奕奕清暢。

來南錄沿途寫去，入後總挈道里，布置有法。

翺答韓侍郎愈書辭極矜慢，若敵以下相施；其稱呼或兄或公，而自署則曰不材，曰鄙人，祭文亦以兄呼，絕無先生長者之敬。

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明成化乙未本李文公集，便體俗字，謬譌百出；雖舊板，亦奚以爲！

閱南海馮焌光光緒二年丙子校刊汲古閣本皇甫持正集六卷，補遺一卷，以兩餅金購得，皇甫氏集於十八年十一月閱讀一過；而以震於虛聲，頗多借譽之詞。今覩所作，欲學韓愈之怪怪奇奇而不能；識議文筆，不如李翺遠甚；而矜己自足過之有意奧奇，襞積字句；而無大力控搏，轉成拙累！敍事不見端委而拗調澀句，刺口棘舌。議論亦無本末；而矜氣夸調，連篇累章。又如出世春心兩篇，不詩不

文，造辭既欠雅練，結篇尤未緊湊，強調累詞，著力鋪排；非七寶樓臺，卻自不成片段。披沙揀金，可誦不多！

諭業前後庸詞濫調，無一語生新；掇拾漢魏六朝不食之餘，塡砌滿紙，如弄死蛇。中路歷評唐代作者，語多取譬，足資論證；亦有未允。

答李生第一書第二書論文以奇爲主，足見生平宗尚。文亦警拔不落滯相。然第二書便有振不起處。

韓文公墓銘當爲集中第一篇文字；無一率筆，字字如履危崖而下；骨重而神流，遙逸橫生，學韓公直到聖處。

李翶帝王所尙問似放韓愈對禹問，知鳳放獲麟解；尙是放其體格。而皇甫氏孟荀言性論，直襲原性三品之說；上江西李大夫書，直襲與于襄陽書「上之人負其位，下之人負其才」之辭；竟是公然抄襲。然韓公縱筆一揮，如兔起鶻落，捉拿不住；而皇甫氏則跬步左次，無一句活脫；駑之覗雄，何啻跛鼈之與騏驥！

顧況詩集序，皇甫氏極自負；然細讀其文，麗句縟典，雜出塡砌，硬起突接，絕不見奇偉磊落；提不起，掉不轉。祇是笨伯呆傲。韓公云『文從字順各適職。』而皇甫氏，則文橫字逆各奪職也。

送王膠序曰：『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辭意傲然，若不相師。然余誦韓公之文，無句不跳脫；皇甫之文，無句不僵直；一則自然雄肆，一則格格不達；沾沾自喜豈中與韓公作奴僕』

閱唐孫樵可之文集十卷。孫氏論文以奇爲主，具見與王霖秀才與友人論文兩書，略與皇甫持正同旨。然淸言與旨，出以鎔鑄，筆峭而韻流，不以削薄爲嫌；遠勝皇甫之膚字縟句，硬砌生塡，無裨文彩，徒爲冗累。皇甫以文句澀艱爲奇。孫氏以筆勢緊健爲奇。皇甫之學韓，不能古健而爲艱澀。孫氏之學韓，不能雄肆而爲峻峭。皇甫不免滯累。孫氏往往遒變。孫氏自云：『得爲文眞訣，泝之皇甫持正；』其言而信，可謂靑出於藍！

大明宮賦不用奇字，而句法特奧峭。

與高錫望書，與王霖秀才書，跌宕昭彰，逸氣貫注。其稱高云：『意語橫闊，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此論文

之辭簡而韻流也。又與王云：『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此言文之筆快而勢遠也。可謂善道得文章能事盡。至與高書，自云：『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大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亦頗自知其短，不如皇甫之沾沾自矜喜。大抵樵之文，有餘於峻峭，不足於閎遠，會稽章學誠論文史通義，每謂：『文人記敍，往往比志傳修飾簡淨，蓋有意於爲文也。志傳不盡出於有意，故文不甚修飭。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卽偶有文理乖剌，字句疵病，皆不足以爲累。』此孫氏『刮垢磨痕』之所以『卒不到史』也。

書何易于一篇，張惠言書左仲甫事卽由之脫胎。而張氏從容遊衍，此特瘦削峭刻。

書田將軍邊事鮮明緊健。

梓潼移江記通體峭練，收特軼宕。

興元新路記略似李翺之來南錄。而李氏安閒；孫則矜莊；張弛攸異。
孫氏西齋錄，武皇遺劔錄，皆於峭整中出疏快。迎春奏，特於規戒中見嫵媚。
乞巧對歸眞返樸，有老氏意。皇甫湜文亦雜佛老語；獨李翺純儒。
文貞公笏銘音響激切，工於渲染。
舜城碑有理致。
讀開元雜錄振筆直書，文特疏快；於孫氏爲別調。
復召堰籍起特峻重，得韓公筆法。
余自十八歲讀昌黎集，細誦而深思，長吟而反覆，亦既三十年於玆；余髮如此種種矣！會心不遠，寫之眉間；積久覆視，時有獨到，怡然自得。董理爲篇，述韓文籀討集第六。

附錄

韓集論彙錄寫目

（甲）序之屬

（一）唐李漢昌黎先生集序（錄原集編首）

（二）唐趙德文錄序（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三）宋柳開昌黎集後序（錄河東集）

（四）宋朱熹韓文考異序（錄朱文公文集）

（五）宋朱熹書韓文考異前（錄朱文公文集）

（六）明茅坤韓文公文鈔引（錄唐宋八家文鈔）

（七）清顧嗣立昌黎先生詩增注正譌序（錄原刻編首）

（八）清高宗韓文公文集序（錄樂善堂全集）

（九）清林紓百大家評選韓文精華錄序（錄畏廬三集）

（十）清李詳韓詩萃精序（錄南通報）

（乙）跋之屬

（一）唐柳宗元讀韓愈所作毛穎傳後題序（錄唐柳先生集）

（二）宋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錄歐陽文忠公外集）

（三）宋蘇軾評韓柳詩（錄黃嘉惠輯東坡題跋）

（四）宋蘇軾跋退之送李愿序（錄黃嘉惠輯東坡題跋）

（五）宋黃庭堅跋韓退之送窮文（錄黃嘉惠輯山谷題跋）

（六）清朱彝尊跋五百家昌黎集注（錄曝書亭集）

（七）清李光地書韓子原道後（錄榕村集）

（八）清方苞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錄望溪先生文集）
（九）清方苞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錄望溪先生文集）
（十）清方苞書祭裴太常文後（錄望溪先生文集）
（十一）清袁枚書韓子琴操後（錄小倉山房文集）
（十二）清陳祖范記昌黎集後（錄湖海文傳）
（十三）清章學誠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錄章氏遺書文史通義外編）
（十四）清章學誠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錄章氏遺書校讐通義外編）
（十五）清章學誠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錄章氏遺書校讐通義外編）
（十六）清章學誠韓文五百家注書後（錄章氏遺書校讐通義外編）
（十七）清章學誠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錄章氏遺書校讐通義外編）
（十八）清章學誠葛板韓文書後（錄章氏遺書校讐通義外編）
（十九）清章學誠韓詩編年箋注書後（錄章氏遺書校讐通義外編）

（二十）清武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跋（錄授堂金石跋）

（二十一）清王昶南海神廣利王廟碑跋（錄金石萃編）

（二十二）清王昶處州孔子廟碑跋（錄金石萃編）

（二十三）清陸燿南海廣利王廟碑跋（錄金石續編）

（二十四）清吳騫韓文考異跋（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二十五）清黃丕烈昌黎先生集題跋（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

（二十六）清包世臣書韓文後上篇（錄藝舟雙楫）

（二十七）清包世臣書韓文後下篇（錄藝舟雙楫）

（二十八）清包世臣讀昌黎集書後（錄中衢一勺）

（二十九）清焦循書韓文毛穎傳後（錄雕菰樓文集）

（三十）清陳澧書僞韓文公與大顛書後（錄東塾集）

（三十一）清李楨書韓文李于墓誌後（錄畹蘭齋文集）

（三十二）清賀濤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錄賀先生集）

（三十三）清劉孚京書韓退之集後（錄南豐劉先生文集）

（三十四）清林紓書昌黎處州孔子廟碑後（錄畏廬三集）

（丙）考論之屬

（一）宋柳開韓文公雙鳥詩解（錄河東集）

（二）宋朱熹考韓文公與大顛書（錄朱文公文集）

（三）元潘昂霄韓文公銘誌括例上（錄金石例）

（四）元潘昂霄韓文公銘誌括例下（錄金石例）

（五）明王行韓文公墓銘舉例（錄墓銘舉例）

（六）明黃宗羲昌黎金石要例（摘錄金石要例）

（七）清刁包韓愈平淮西碑論（錄用六集）

（八）清嚴復闢韓（錄又陵雜著）

（丁）書之屬

（一）唐裴度寄李翺書（錄全唐文）

（二）金趙秉文復李天英書（錄滏水集）

（三）明茅坤與查近川太常書（錄鹿門先生集）

（四）淸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錄南雷文案）

（五）淸毛奇齡答福建林西仲問韓昌黎一女兩壻書（錄西河合集）

（六）淸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錄小倉山房文集）

（七）淸章學誠與孫淵如書（錄章氏遺書外集）

（八）淸章學誠上朱大司馬論文（錄章氏遺書補遺）

（九）淸姚鼐與陳碩士第十四札（錄惜抱先生尺牘）

（十）淸姚鼐與陳碩士第五十六札（錄惜抱先生尺牘）

（十一）淸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錄嘉樹山房集）

(十二)清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錄藝舟雙楫)
(十三)清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錄藝舟雙楫)
(十四)清吳汝綸與張濂卿書(錄吳摯甫尺牘)
(十五)清吳汝綸答柯鳳蓀(錄吳摯甫尺牘)
(十六)清吳汝綸與裴伯謙(錄吳摯甫尺牘)
(十七)清吳汝綸與蕭敬孚(錄吳摯甫尺牘)
(十八)清吳汝綸與廉惠卿(錄吳摯甫尺牘)
(十九)清張裕釗答吳摯甫(錄張濂卿先生論學手札)
(二十)清張裕釗再答吳摯甫(錄張濂卿先生論學手札)
(二十一)清施補華復陳子餘論韓文書(錄澤疋堂文集)
(二十二)清田北湖與某生論韓文書(錄國粹學報)

(戊)雜記之屬

(一)詩話

1總論

錄歐陽修六一詩話劉攽中山詩話陳師道後山詩話陳善捫蝨新語吳坰五總志晁以道晁氏客話嚴有翼藝苑雌黃黃徹䂬溪詩話李耆卿文章精義方勺泊宅編無名氏道山清話吳可藏海詩話范晞文對床夜話張戒歲寒堂詩話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楊愼升菴詩話王世貞藝苑卮言陸時雍詩鏡總論王士禎池北偶談香祖筆記袁枚隨園詩話王鳴盛蛾術編梁運昌杜園說杜梁章鉅退菴隨筆周季俠詩學枝譚邵祖平無盡藏齋詩話

2元和聖德詩

錄陳師道後山詩話周季俠詩學枝譚李黼平讀杜韓筆記俞樾俞樓雜纂

3琴操

錄強幼安唐子西文錄嚴羽滄浪詩話李耆卿文章精義袁枚隨園詩話俞樾俞樓雜纂

4南山詩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曾季貍艇齋詩話范晞文對床夜話李黼平讀杜韓筆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

5 謝自然詩

錄許顗彥周詩話范晞文對床夜話楊愼升菴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 秋懷詩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李黼平讀杜韓筆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7 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王鳴盛蛾術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8 江漢一首答孟郊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9 長安郊遊者一首贈孟郊

錄范晞文對床夜話

10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錄強幼安唐子西文錄朱翌猗覺寮雜記曾季貍艇齋詩話嚴羽滄浪詩話王鳴盛蛾術編

李黼平讀杜韓筆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11歸彭城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2醉贈張祕書

錄陳師道後山詩話黃徹䂬溪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朱翌猗覺寮雜記王若虛滹南詩話

王鳴盛蛾術編李黼平讀杜韓筆記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13送惠師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4送靈師

錄黃徹䂬溪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5 縣齋有懷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6 合江亭

錄范晞文對床夜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7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8 岳陽樓別竇司直

錄強幼安唐子西文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19 送文暢北遊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20 答張徹

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王鳴盛蛾術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21薦士

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范晞文對床夜話袁枚隨園詩話俞樾俞樓雜纂

22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摘句

錄黃徹碧溪詩話

23駑驥

24汴州亂

錄俞樾俞樓雜纂

25利劍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26山石

錄瞿佑歸田詩話

27汴泗交流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28 鳴雁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29 條山蒼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30 贈鄭兵曹遺與兩首摘句

錄陳師道後山詩話沈括夢溪筆談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31 桃源圖

錄許顗彥周詩話

32 東方半明摘句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吳幵優古堂詩話俞樾俞樓雜纂

33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錄俞樾俞樓雜纂

34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錄王若虛滹南詩話

35 永貞行

錄王鳴盛蛾術編十七史商榷譚獻復堂日記

36 李花贈張十一署

錄褚稼軒堅瓠四集

37 杏花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38 感春

錄許顗彥周詩話朱翌猗覺寮雜記

39 憶昨行和張十一

40 劉生詩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41 鄭羣贈簟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42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錄黃徹䂬溪詩話朱翌猗覺寮雜記王鳴盛蛾術編

43 贈崔立之評事寄崔二十六立之兩詩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

44 送區弘南歸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朱翌猗覺寮雜記俞樾俞樓雜纂

45 三星行摘句

錄都穆南濠詩話

46孟東野失子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47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錄吳可藏海詩話朱翌猗覺寮雜記瞿佑歸田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48苦寒

49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籐杖歌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50崔二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錄黃徹䂬溪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51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52感春五首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

53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54 辛卯年雪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55 醉留東野

錄俞弁逸老堂詩話王鳴盛蛾術編

56 李花二首

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57 招揚之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58 寄盧仝

錄劉攽中山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朱翌猗覺寮雜記

59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錄王鳴盛蛾術編

60 送無本師歸范陽

錄俞樾俞樓雜纂

61 石鼓歌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翟豐翬氏後耳目志楊愼升菴詩話王鳴盛蛾術編李黼平讀杜韓筆

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2 雙鳥詩

錄張表臣珊瑚鉤詩話葉少蘊石林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3 題炭谷湫祠堂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4 送陸暢歸江南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5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錄黃徹䂬溪詩話

66 嘲魯連子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7 贈張籍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8 調張籍

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

69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酬之

錄王鳴盛蛾術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70 病中贈張十八

錄陳衍石遺室詩話

71 雜詩

錄周煇清波雜志

72 寄崔二十六立之

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黃徹䂬溪詩話朱翌猗覺寮雜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陳衍石遺室詩話

73 月蝕詩效石川子作

錄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74 孟生詩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75 射訓狐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76 短燈檠歌摘句

錄黃徹䂬溪詩話

77 符讀書城南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王若虛滹南詩話

78 示爽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79 人日城南登高摘句

錄劉攽中山詩話

80 華山女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

81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82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錄高似孫緯略

83 答柳柳州食蝦蟇

錄章淵稿簡贅筆

84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摘句

錄黃徹碧溪詩話

85 南山有高樹行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86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

87 送僧澄觀

錄王鳴盛蛾術編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88 感春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89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錄王鳴盛蛾術編

90 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91 紀夢

錄趙與時賓退錄

92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93 雜詩四首摘句

錄黃徹碧溪詩話

94 示兒

錄瞿佑歸田詩話王鳴盛蛾術編

95 庭楸

錄陳善捫蝨新話

96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錄王鳴盛蛾術編

97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

98 南溪始泛摘句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

99 城南聯句

錄許顗彥周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曾季貍艇齋詩話范晞文對床夜話朱翌猗覺寮雜記謝榛四溟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100 會合聯句

錄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01 納涼聯句

錄王鳴盛蛾術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02 秋雨聯句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03 征蜀聯句

錄范晞文對床夜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104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朱翌猗覺寮雜記李黼平讀杜韓筆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05 題楚昭王廟

錄楊愼升菴詩話李黼平讀杜韓筆記陳衍石遺室詩話

106 叉魚招張功曹

錄王鳴盛蛾術編

107 題木居士

錄鄭景望夢齋筆談黃徹䂬溪詩話

108 晩泊江口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109 喜雪獻裴尙書

錄吳幵優古堂詩話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110 春雪

錄沈括夢溪筆談吳幵優古堂詩話

111 入關詠馬

錄王鳴盛蛾術編

112 和崔舍人詠月

錄俞樾俞樓雜纂

113 詠雪贈張籍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王若虛滹南詩話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王鳴盛蛾術編

114 盆池摘句

錄王若虛滹南詩話

115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韻摘句

錄黃徹䂬溪詩話

116 大行皇太后輓歌詞

錄章潤稿簡贅筆

117 侯協律詠筍詩摘句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

118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錄陳衍石遺室詩話

119 桃林夜賀晉公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

120 送鄭尚書赴南海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程大昌演繁露朱翌猗覺寮雜記

121 答道士寄樹雞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

122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瞿佑歸田詩話

123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及次鄧州界兩詩

錄黃徹䂬溪詩話

124 題臨瀧寺摘句

錄王應麟困學紀聞

125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錄楊愼升菴詩話

126 寄隨州周員外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

127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錄許顗彥周詩話俞弁逸老堂詩話

128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尙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錄葉夢得石林詩話

129 鎮州初歸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王鳴盛蛾術編

130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錄楊愼升菴詩話

131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錄李黼平讀杜韓筆記

132 送桂州嚴大夫摘句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

133 芍藥歌

134 海水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35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錄王鳴盛蛾術編

136 嘲鼾睡

錄周紫芝竹坡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

(二)文談

1 總論

錄陳師道後山詩話陳騤文則楊萬里誠齋詩話蔡夢弼草堂詩話吳幵優古堂詩話朱翌猗覺寮雜記李耆卿文章精義范晞文對床夜話王應麟困學紀聞楊慎升菴詩話王世貞藝苑巵言方以智文章薪火魏禧日錄論文王士禎香祖筆記劉大櫆海峰論文偶記袁枚隨園詩話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趙愼畛楡巢雜識梁章鉅退菴隨筆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張裕釗曾文正公論文錄劉熙載文概俞樾茶香室叢鈔譚獻復堂日記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

2 感二鳥賦

3 復志賦

4 別知賦

錄俞樾俞樓雜纂

5 原道

錄王若虛文辨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6 原性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陳澧東塾讀書記劉熙載文概

7 行難

錄王若虛文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

8 雜說

錄吳开優古堂詩話俞樾俞樓雜纂

9 讀荀子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張裕釗曾文正公論文錄

10 讀鶡冠子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1 獲麟解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12 師說

錄王若文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3 進學解

錄劉延世孫公談圃洪邁容齋隨筆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劉熙載文概俞樾茶香室續鈔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14 守戒

錄李耆卿文章精義俞樾俞樓雜纂

15 圬者王承福傳

錄王若虛文辨

16 行箴

錄楊萬里誠齋詩話

17 仲長統贊

錄王若虛文辨

18 諱辨

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春覺齋論文

19 伯夷頌

錄俞文豹吹劍錄王若虛文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20 釋言

錄蔣超伯南漘楛語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21張中丞傳後敍

錄王若虛文辨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22畫記

錄陳長方步里客談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梁啓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23藍田縣丞廳壁記

24新修滕王閣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25鄆州溪堂詩序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26貓相乳

錄王若虛文辨

27大學生何蕃傳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28 答尉遲生書

錄劉熙載文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29 上宰相書

錄王應麟困學紀聞

30 三上宰相書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31 答李翊書

錄張裕釗曾文正公論文錄劉熙載文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

32 重答翊書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33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錄俞樾俞樓雜纂

34與李翺書

錄劉熙載文概

35與崔羣書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36與陳給事書

錄俞樾俞樓雜纂

37與馮宿論文書

錄王若虛文辨

38應科目時與人書

39與孟尙書書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40送孟東野序

錄李耆卿文章精義虞兆隆天香樓偶得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春覺齋論文

41送許郢州序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42送齊皡下第序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

43送李愿歸盤谷序

錄楊萬里誠齋詩話周密志雅堂雜鈔王若虛文辨阮葵生茶餘客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

錄俞樾俞樓雜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44送董邵南序

錄李耆卿文章精義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45送浮屠文暢師序

46 送廖道士序

47 送幽州李端公序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48 送區册序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49 送高閑上人序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50 送楊少尹序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51 送李正字序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52 送石處士序

錄王若虛文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53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錄王若虛文辨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54 送鄭尙書序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55 韋侍講盛山十一詩序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

56 石鼎聯句詩序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王若虛文辨韋居安梅磵詩話楊愼升菴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57 歐陽生哀辭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林紓春覺齋論文

58 祭柳州李使君文

錄曾季貍艇齋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59 祭河南張員外文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楊愼升菴詩話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60 祭辥中丞文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1 祭柳子厚文

62 祭嫂氏鄭夫人文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63 弔武侍御畫佛文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4 崔評事墓銘

錄俞樾俞樓雜纂

65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66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錄王若虛文辨

67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68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69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70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71 烏氏廟碑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72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73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74 劉統軍碑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75 衢州徐偃王廟碑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春在堂隨筆

76 曹成王碑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77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78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79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80 監察御史衞府君墓誌銘

81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82 唐故相權公墓碑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83 平淮西碑

錄韋絢劉賓客嘉話錄王讜唐語林洪邁夷堅志葛立方韻語陽秋王若虛文辨張大復梅花草堂集俞正燮癸巳存稿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劉熙載文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

84 南海神廟碑

錄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康與之昨夢錄俞文豹吹劍錄外集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汪琬松

烟小錄張裕釗曾文正公論文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85處州孔子廟碑

錄張文清明道雜志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86柳州羅池廟碑

錄沈括夢溪筆談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87黃陵廟碑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88司徒兼侍中中書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89楚國夫人墓誌銘

90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91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92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93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錄張大復梅花草堂集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俞樾俞樓雜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94 樊紹述墓誌銘

錄陳師道後山詩話王若虛文辨顧炎武日知錄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95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96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錄葛立方韻語陽秋范晞文對床夜話王若虛文辨袁枚隨園詩話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97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98 乳母墓誌銘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99 毛穎傳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俞樾俞樓雜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100 送窮文

錄朱翌猗覺寮雜記王若虛文辨王世貞藝苑卮言謝榛四溟詩話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劉熙載文概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101 鱷魚文

102 贈太傅董公行狀

103 爲韋相公讓官表

104 論捕賊行賞表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05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錄俞樾俞樓雜纂

106 論佛骨表

錄陳善捫蝨新語朱翌猗覺寮雜記林紓韓柳文研究法

107 潮州刺史謝上表

錄蔣超伯南漘楛語俞樾俞樓雜纂

108 上賈滑州書

109 上考功崔虞部書

錄俞樾俞樓雜纂

110 與少室李拾遺書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11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錄王鳴盛蛾術編

112 通解

錄兪樾兪樓雜纂

113 題李氏璧

114 順宗實錄

錄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

115 逸文

楊愼丹鉛總錄

右雜記順序壹依本集目次寫定以便檢閱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84844)

韓愈志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錢基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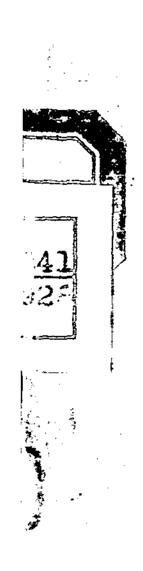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41